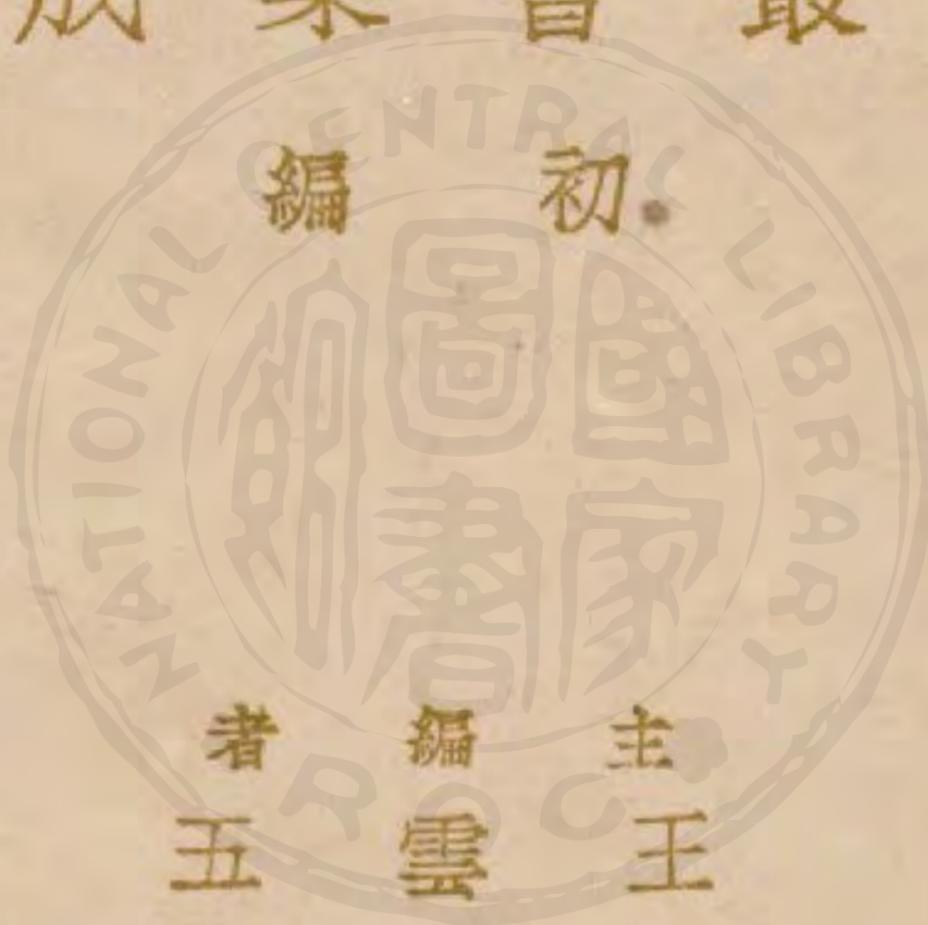


九國志附拾遺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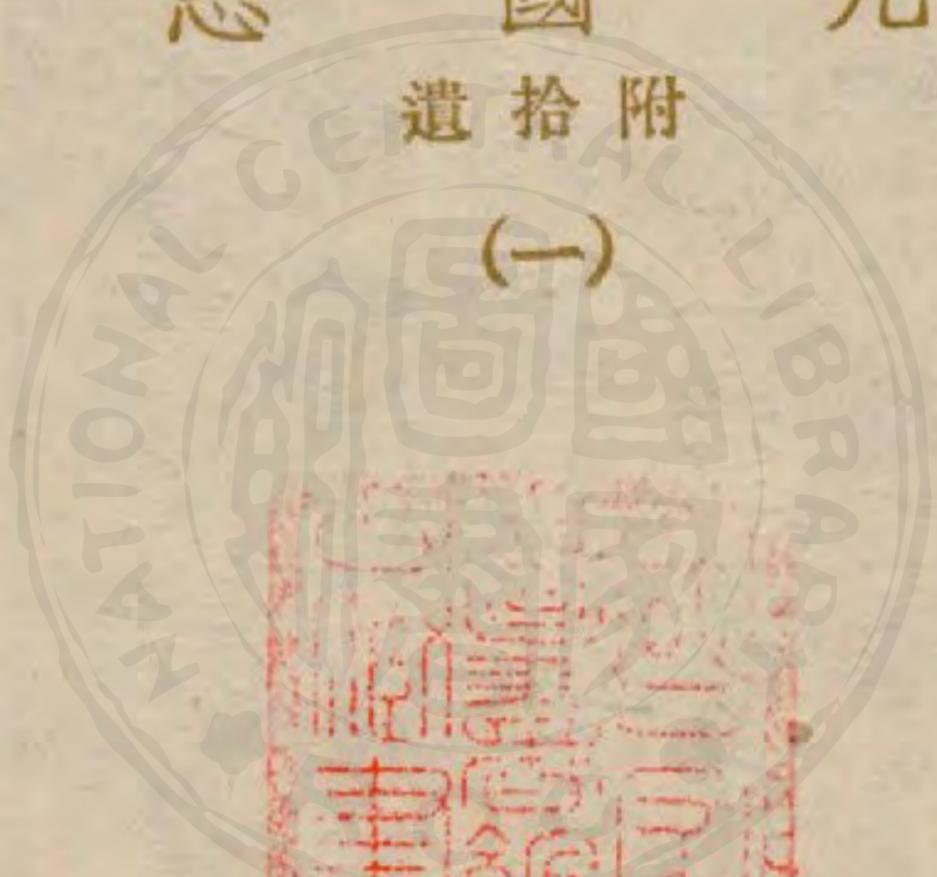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九 國 志

附 拾 遺

(一)



路 振 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守山
閣叢書海山仙館叢書及粵雅
堂叢書皆收有此書守山本多
拾遺一卷故據以排印并附粵
雅本所載伍崇曜跋於後

九國志總目

卷一

吳臣傳三十二首

卷二

吳臣傳十八首

卷三

吳臣傳四首

卷四

南唐臣傳一首

卷五

吳越臣傳五首

卷六

前蜀臣傳十八首

卷七

後蜀臣傳二十七首

九國志 總目



國家圖書館



002577411

卷八

東漢臣傳五首

卷九

南漢臣傳八首

卷十

閩臣傳八首

卷十一

楚臣傳十九首

卷十二

北楚臣傳一首

按宋史路振傳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淳化中以卮言日出賦擢甲科真宗時知制誥嘗採五代僭偽吳南唐吳越前後蜀東南漢閩楚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未成而卒王應麟云書凡四十九卷其孫綸增入荆南高氏于治平元年六月辛酉上之詔付史館實十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云末二卷為北楚張唐英補撰合五十一卷宋藝文志及馬端臨經籍考總題為路振九國志五十一卷俱不及其孫蓋綸雖經增輯而當時所傳播者則唐英補撰也書仍路氏之舊故不改舊名其書向無刊本惟散見永樂大典中邵二雲太史摘錄散篇欲為編輯因



闕軼過半不果成。乙未冬。二雲南旋。留稿于孔葑谷農部處。今年夏。葑谷出底本屬予編次。雖卷帙殘缺。而所存諸傳。俱首尾完善。可補五代正史之遺。因爲分國類敍。得列傳一百三十六首。釐爲十二卷。並補世家目於卷首。且於目下略注始末。以便檢閱。吉光片羽。當亦嗜古者所同珍也。乾隆四十一年歲在丙申十二月二十六日。有香周夢棠識于宣武門內貝璽街。因居是日立春。



九國志卷一

宋路振撰

吳太祖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睿帝天祚三年為南唐所篡蓋晉天福三年也歷傳四主凡四十六年

世家

太祖姓楊名行密初名行愨字化源廬州合肥人唐中和三年起兵為亂光啓三年入揚州自稱淮南留後景福元年七月再入揚州唐以為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封宏農王天復二年進

爵吳王天祐二年十一月庚辰薨年五十四諡曰孝武王廟號太祖乾貞元年追尊為武皇帝陵曰興陵

烈祖名渥字承天行密長子唐天祐二年冬嗣位五年五月追尊為景皇帝陵曰紹陵

高祖名隆演初名瀛又名渭字鴻原行密第二子唐天祐五年五月尊為高祖宣皇帝陵曰

肅陵

睿帝名傳行密第四子武義二年六月戊申嗣位改元順義乾貞元年稱帝天祚三年禪位南唐昇元二年十月辛丑薨年二十八追諡曰睿皇帝葬平陵凡改元四順義六年乾貞二年太

和六年天祚三年

列傳

袁襲

劉威

陶雅

李神福

臺濛

張訓

李遇

劉金

秦裴

馬珣

劉存

李簡

柴再用

陳璋

侯纘

朱景

張崇

王綰

王稔

李厚

陳知新

朱虔祐

袁襲

襲廬江人少好學善屬文洞明緯象秦畢之亂高駢辟行密為行軍司馬俾率所部赴難行密猶豫不行襲言於行密曰高駢倦於政事聽惑妖妄彥等雖以誅呂用之為名觀其事乃以暴易亂耳寧知非天將贊於公耶行密善其言乃移檄諸州誘集徒眾將兵數萬長驅至廣陵秦畢害駢襲勸行密縞素舉哀於城下眾皆義之及破賊入城招輯編戶會孫儒兵至行密問計於襲曰今城壁未完賊且盛若儒至圍城是重擾民也不如且避之先是海陵將高霸擁眾來附行密將令以兵屯天長扼儒來路襲謂行密曰霸擁大眾心持兩端若使居天長是自扼也可因犒其士卒擒而斬之行密遂斬霸而併其兵行密聞孫儒至復欲遁歸海陵襲曰不若歸合肥繕甲兵再議攻取今稽諸乾象公必再來及孫儒逼城行密果自天長返謂襲曰無子吾幾不得歸行密平宣州獲趙鏗留與其弟同館鏗與梁祖有素果遣使來求鏗時襲寢疾行密使人問襲襲曰但斬首送之必無慮也未幾卒襲剛忍好克每欲殺人必折節下之行密哭之曰吾每恤刑而襲好殺享年不永深可哀也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二頁

劉威

威廬州慎縣人少為小吏豪爽有志節與田頽陶雅俱為行密奔走之舊行密起淝上及平秦畢有功表

領竇州刺史。大順初，與安仁義敗孫儒別將劉建鋒於武進。其後儒兵益集，威與頽屢爲所敗。行密將歸銅官，威曰：「今衆寡勢殊，殆難與爭。然儒焚室掃壘，絕後而來，糧若不繼，何從供饋？公宜勿與戰，堅壁以禦之。」坐待其弊，行密然之。儒果敗。乾寧初，表授廬州刺史。及行密承制封拜，就遷淮南節度副使、行軍司馬。東西行營副都統，未幾加使相。天祐三年，授鎮南軍節度使。撫州危，全諷率虔吉撫信之衆十餘萬將復鍾傅舊地。時州兵無多，士庶大駭。威獨傲然，日縱酣飲，全諷屯象牙潭，不敢輕進。及周本破全諷，四州初平，渭令威巡視四境，撫諭而還。先是行密疾病，問周隱以後事，隱以威爲請。威初聞不能無意，及移鎮鍾陵，復多專刑。徐溫請討威，威聞之沮喪，計無所出。有幕客黃訥謂威曰：「公受謫雖深，反本無狀，能挺身入覲，必解前疑也。」威曰：「善。」遂遣訥爲先容。渭果復令之鎮。天祐十一年卒於鎮，年五十八。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三頁

陶雅

雅，字國華，合肥人。本儒家子，儀形魁偉，眉目甚秀。乾符中，天下將亂，始投筆和門，會西蕃入寇，徵四方兵防秋。靈夏雅與行密、淝上軍偕往，未幾改隸諸葛爽，征沙陁有功。從爽鎮河陽，還補廬州衝山指揮使。行密據合肥，遣雅平鄉盜秦定、過修己等，遷入營主將。光啓初，破桐城吳迥，擊李本於柳子山，乘勝攻舒州。下之，以雅爲舒州刺史。爲蔡盜許勅潛兵夜至，雅奔歸。文德初，從行密破趙鏗，授池州刺史。大順中，破孫儒軍於人頭山。儒平，授常州刺史。遷池州團練使。田頽攻歙州，時給事中裴樞守新安，將歸款於行密，以宣州副使魯郃往代之。是時諸將授郡，鮮不以虐斂爲事。惟雅寬厚，人多便之。樞因遣問政山人聶師道，往說頽曰：「苟得池陽，陶牧爲守州人，孰不承命。頽驛報行密，因令雅治新安，入見樞，盡州郡禮，樞奇之。及

樞至京師。奏雅爲歙州刺史。天復三年。田頽以宣州叛。雅以州兵助臺濛伐之。頽出戰。橋陷墮馬。爲帳下小卒許渥王綬所殺。宣州平。兼西南面招討使。先是順義軍使汪武聚盜據婺源。行密以爲滁州刺史。婺源歙屬邑。武恃險未嘗謁雅。及頽叛。武多行剽劫。至是雅移檄。聲言討洪饒。由婺源往。武引弟姪十餘人。就路迎謁。雅顧左右擒殺之。緩轡入其營中。無敢動者。天祐初。陳詢以睦州歸款。吳越遣萬衆攻詢。雅率兵救之。軍士夜驚。多踰營遁去。將吏白雅。欠伸不應。乃下令曰。明旦有軍士不在營者。俱斬。遞相傳告。未頃而定。明年破婺州。虜越州刺史沈夏。以功遷衢睦團練使。江南都招討會宣州王茂章叛奔越。雅虜茂章。伏兵斷其歸路。乃令大將軍金師會領睦州事。遂班師新安。而越兵大至。衢睦婺三州復沒。八年移鎮武昌。雅利黟川殷阜。上書請之。遂遙領武昌軍節度。加同平章事。知歙州團練觀察等事。十年八月卒於任。年五十七。雅性沉靜。好讀書。手不釋卷。雖臨陣敵。常褰衣博帶。自幼年戲弄。未嘗有錐刀傷手。及爲大將。每矢石交飛。終莫能中。接賓佐有禮。事父兄以孝敬。非公宴不舉音樂。疎財重士。人以此歸之。典黟川二十餘年。民感其化。生男女或以陶爲字焉。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三頁

李神福

神福。洺州人。幼執親喪。哀毀過瘠。鄉里異之。及長。沈厚勇敢。唐末。四境交募勁兵。因逮上黨軍籍。時高駢兼諸道行營都統。神福從州將王重屯淮海。因投於行密。中和中。同安賊陳儒攻刺史高濶。遣使來告。行密未能救。謀於神福。對曰。此羣盜烏合。易與耳。公但聲言赴援。可不勞尺刀。爲公解之。乃請本軍旌旗間道以入。旣夕。引州兵出外。各持旌旗入。列大陣之狀。儒果夜遁。行密大奇之。光啓二年。壽州張勳叛寇淝。

上神福率兵與戰。敗之於楮城。秦畢之亂。高駢召行密。因遣神福諭曲谿劉金。盱眙賈令威。各以義兵來附。破秦畢軍。神福功居多。會選卒爲黃頭軍。遷神福爲左右黃頭都尉。龍紀中。涇縣王賞。太平嵇常。滿俱聚盜剽鄉里。神福引兵破之。但誅其首惡。餘皆不問。大順二年。孫儒前鋒兵屯溧水。行密遣神福將兵禦之。神福謂諸將曰。兵倍不戰。況儒衆十倍於我。當且避其銳以驕之。乃退舍。而儒衆果怠。神福乃選銳卒。躋險夜襲之。果大潰。又擊儒要山寨破之。擒其將李宏。以功改左游奕將。銅官鎮遏使田頽爲孫儒所敗。行密欲退守銅官。神福諫曰。儒掃境而來。利在速戰。宜堅壁清野。以老其師。神福願以本軍據險結柵。時出輕騎抄其糧運。彼前不得戰。退無儲糧。此送死之道。行密曰。善。因以神福爲宣池兩路都游奕使。是夏。儒食盡果敗。以功奏授左千牛衛將軍。景福二年。廬州刺史蔡儻叛。遣何瓌來寇。神福迎擊於青斗山。大破之。遂傳城下。賊平。遷左衙都校。未幾授舒州刺史。天福元年。與呂師造攻臨安。錢鏐使顧全武來援。神福退師。令羸老行。又令師造設伏青山路。自將一軍殿後。夜未半。全武果盡銳來追。神福僞北走。伏軍發。前返夾攻。越軍大敗。擒全武。復攻臨安。久不克。先是神福遣使護鏐。先塋禁其樵採。及獲全武。又遣通家問。越人皆感之。因納其犒賂而返。二年。改昇州刺史。行密以女妻其子。承鼎三年。攻杜洪於鄂州。大敗洪軍。時城中積荻山上。神福謂將軍曰。今夜焚此。諸將皆不測。是夕遣人乘舟載火炬。至瀟口。分焚樹。僞爲梁軍來援之狀。城中焚荻應之。諸將伏其智。梁祖遣將韓勅率步騎萬餘屯瀟口。又令荆南以舟師赴援。成汭盡衆浮江而下。神福登岸望之曰。舟人雖盛。然首尾懸絕。宜急擊之。乃迎戰大別山。汭果敗。溺水死。勅亦引衆遁去。自是洪勢益孤。會宣州田頽叛。襲昇州。劫神福與帳下妻子。俱歸宛陵。厚養之。以誘神福。

行密急書召神福覽書卽袖之揚言曰鄂州尙未下又令急取荆南因號令諸軍逮閩順流而下額遣將王壇汪建以舟師援洪又別遣人遺神福書約分地而治神福斬其使擊壇建破之復戰於皖口又敗其衆浮尸棄舟蔽江而下壇建以輕舟遁去四年以兵屯田梁加西面行營招討使光州團練使疾甚求醫於江都卒年五十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八頁

臺濛

濛字頂雲廬州合淝人少爲金牛鎮將行密據合淝始來歸從征秦畢趙錕俱破敵有功大順中馬敬言爲孫儒敗於廣德初儒與李從立乘勝至東谿時城守未固軍士大恐濛以一旅巡谿西會天晦詐令士卒傳諭往返者數四謂大衆屯集中夜皆遁去及儒柵陵陽濛於魯江五堰作輕舟饋糧終儒之世軍無饑色從行密歸廣陵以功遷楚州刺史乾寧三年破蘇州以濛守之越人水陸大至濛擊敗之錢鏐親率舟師至會糧盡濛拔衆遁歸光化二年行密初得朐山以濛爲海州刺史在任貪殘爲郡民所訴又爲田頔所譖降爲漣水制置使天復三年田頔叛於宣州行密歷數諸將無敵頔者乃謂濛曰非公莫可濛曰頔不守富貴自取滅亡濛今仗大王威武以順翦逆往必擒頔願王無慮行密大悅濛初入其境卽翻陣以往軍士俱笑其怯濛曰額宿將多謀當自過防翌日果遇陣於廣德濛欲奪其銳先以行密書遺額將校皆下馬拜受因其擾亂濛麾衆擊之額兵大敗乘勝遂圍宣城冬十月額出州外求戰登橋馬墜爲外軍所殺宣州平行密承制加濛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元年卒於治所年五十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九頁

張訓

訓字克明。滁州清流人。身長八尺餘。腰帶十圍。中和三年。歸行密於合淝。行密訪以方略。悅之。令從石令言攻同川。克其城。從田頵擊張勣於褚城。因入擊趙鏗。昌山兵破之。克宣州。訓功居多。遷左右黃頭指揮使。以所部戍廣德。拒孫儒於黃池。從李神福襲歷陽。下滁州。孫儒焚廣陵。悉銳攻宣州。行密命訓潛軍入廣陵。滅其餘燹。獲軍儲數十萬。以賑饑民。行密令馬爽守廣陵。爽叛。爲諸將所殺。城中大囂。訓整師以出。衆乃定。孫儒之起也。毘陵守將劉建鋒從儒俱西。土豪陳可兒據毘陵。訓率兵奄至城下。可兒倉卒出迎。訓於馬上手刃殺之。奪其兵入城中。又率兵絕儒糧道於安吉馬頭。儒敗。訓論功爲最。景福元年。從行密歸江都。路經毘陵。行密顧左右曰。毘陵大城也。訓以一劍下之。不亦壯哉。卽授温州刺史。乾寧二年。屯兵漣水。以備梁師。劉知俊聚糧石碭。戍守皆潰。盡焚其儲積。訓歸路出東海。爲知俊所邀。訓擊大破之。青口之役。吳師悉起。訓帥所部迎行密。行密喜。以兵千人令爲前鋒。會朱瑾假梁人兵鋒。先入其壘。訓登岸疾戰。踰柵而入。遂破龐從軍。以功授淮海游奕使。天福三年。王茂章平密州。以訓爲刺史。會梁祖以大軍至。訓謂諸將曰。城孤師少。何以待之。皆欲焚城掠聚而去。訓曰。不可。如此則我師難歸。遂封府藏。下懸門。立虛幟於城上。遣老弱居前。訓自以銳兵殿其後。梁軍前鋒至。見城上旗多。未敢逼。數日方入城。又見府庫城邑晏然如故。亦不追之。天祐七年。遷黃州刺史。卒於治所。訓質直勇而多力。曾渡毘陵西橋。馬畏不渡。乃持尾鬣舉之以濟。然不恃其勇。故多功保全焉。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六頁

李遇

遇。合淝人。始事行密帳下。光啓中。禦梁軍於慎縣。遇單騎按槩。率先破敵。以伍長遷馬軍副指揮使。從平

秦畢趙鏗孫儒皆有功。遷淮南馬步諸軍都尉。累遷常州刺史。天復三年。安仁義以潤州叛。夜襲毘陵。仁義善射。諸軍多畏避。遇背城逆戰。仁義喪師。自是不敢東顧。天祐中。宣州王茂章奔越。乃以遇為淮南行軍司馬。宣州團練使。徐溫專政。遇不能下之。常言曰。徐溫何人。吾所未識。溫怒。命柴再用將兵送王壇。代遇不受命。再用攻其城。逾月不克。時新王遣典客何夔說遇曰。公本圖反。請斬夔以狗。本無反心。可隨納款。遇聞王命。遂開門。委命。溫族之孫仁義方嬰為人匿之。而免。李昇秉政。以仁義為縣令。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第一頁

劉金

金。淮陰洪澤人。光啓中。江淮兵亂。從鄉會李章保曲谿。章死。金代有其衆。行密營廣陵。金盡以其衆來附。破秦彥。金有力焉。文德初。從攻趙鏗於陵陽。明年。金度鏗必遁。思以計擒之。因偽與鏗通好。約為外應。鏗大以金帛為遺。復夜迎金入臥內。許妻以女。金歸營。慮鏗兵盛。出不能制。乃遣人臨城大譟云。劉郎不能與爾為女壻也。鏗聞之。沮喪果宵遁。大順中。孫儒寇宛陵。行密遣金拒之。屢破儒軍。以功授滁州刺史。行密破鍾離。移濠州刺史。未幾。遷團練使。天祐二年卒。子仁規嗣。仁規娶行密女。渥襲位。遷過口兩城使。乾貞初。授清淮軍節度使。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第一頁

秦裴

裴。慎縣人。少驍勇。頗好獵。以鷹隼為事。嘗云。天上黃鷹。地下黃金。餘不足貴也。行密起合肥。因隸帳下。大順元年。奏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行密據廣陵。以裴知楊子縣。有虎入縣郭。裴親殺以獻。行密召褒賞之。裴

曰此衆共殺非獨能制也行密歎曰勇而能謙必享富貴歷高郵無錫令俱有能名乾寧五年率兵破越崑山鎮以千兵守之錢鏐遣顧全武引萬衆來復裴援絕全武以檄說裴裴封函納款全武頗自負召諸將聚觀全武曾爲僧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裴戰無虛日士卒多病傷死未幾糧盡告降錢鏐預設千人食以待之及出土卒不滿百鏐讓之曰軍孤衆寡何苦相拒裴曰但事君盡節死而後已今食盡歸命非本志也鏐大賞之因熟視裴曰君有藩侯相他日必歸君餘勿爲念裴在越三年寂無歸耗忽一日裴遣人告行密遣李神福攻越臨安鏐遣顧全武方宇救之爲神福所擒明年行密送全武及宇易裴以歸天復三年從李神福攻鄂州荆南成汭乘大艦來援裴率兵泝流逆戰汭敗溺水死又攻田頔衆於吉陽磯以功授諸軍都尉從劉存攻夏口破之加昇州刺史天祐三年洪州鍾傅率州人立其子匡時江州刺史延規傅之養子忿不得立以其郡納款因授裴西南面行營招討使攻匡時至蓼州時軍欲限水爲柵裴不聽匡時果遣將劉楚據之諸將相顧失色俱咎裴裴曰城中驍銳惟楚耳若令總衆拒守此城何由卒破吾固留此要害以謀致之旣而分軍晨出盡銳破柵旣擒楚方傅於城下未幾城陷擒匡時以獻諸將皆服其智號令嚴肅兵士無敢殺戮洪之士卒俱來就營求其戚屬爲出府帛贖還之洪人感悅授洪州制置使張顥用事慮裴爲變急召歸及湖口遇鄂帥劉存與潭軍戰沒復授裴鄂岳觀察使會重午裴宴諸將而潭人入寇裴遣弟師鐸師虬乘戰艦先往裴食訖登黃鶴樓以望乃以平頭舫顧小校曰但乘此卷旗奪潭人船以戰及與師鐸軍合乃建大將旗潭人愕眙裴因擊敗之六年入覲因求歸故里以民禮謁縣宰見里中故老必拜坐以少長爲齒九年加武昌軍節度使遇疾求歸至潁中卒年五十九裴

在治七年積軍儲二十萬開青山大冶公家仰足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頁

馬珣

珣廬江人少驍勇有機略初以貨財商於江都會秦畢圍城乃歸鑢鄒軍畢師鐸於城南立高樓以望城中呂用之患焉募壯士擢其樓珣應募夜半獨仗劍入賊營倒之用之厚賞遷十餘級行密入城聞其名錄爲偏將與朱延壽相友善乾寧初授珣舒州刺史移守漣水三年梁將朱友恭圍瞿章於黃州命珣率兵援之黃州陷戰不利與張訓呂師造成知進石率等收散兵三百人自黃州間道緣分寧絕山谷而東道經撫州危全諷聞其來布四壘於路壘皆萬餘人珣語諸將曰彼謂我可坐縛也今與諸將擊其中堅逐其軍帥取其資而食其穀可以歸矣會夜擊全諷之壘大破之全諷僅免乃飲宴於賊營擇其利兵而用之明日廣張旗幟揚麾伐鼓從山直下衝其連營鋒若雷電賊皆潰走珣凱唱而歸謁行密言其戰狀行密罵之曰懦豎子何不遂據其城珣拜謝不敏珣滑稽好妓樂歌舞雖出師登騎俳諧不輟旣而臥疾謂所親曰若患愈當乞師數千可以蕩平西南夷獠俄而卒衆惜其智勇部下將校見其二子無不感慨申敬朱延壽錄其孤而字之延壽敗行密收其二子給與宅第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七頁

劉存

存陳州人善拳勇從行密起合淝破秦畢趙鏗皆有功孫儒入寇身先苦戰爲賊斷足三指而戰不輟翊日行密出城與儒戰存請先登行密諭以指痛不許因求皮履裹足而往是日平儒以功遷壽州馬軍都尉乾寧中預破葛從周於淶河遷舒州刺史改團練使天復中副李神福攻杜洪於江夏會田頵叛遣將

汪建王壇率舟師泝流而上存與神福下瀝池磯逆戰爲流矢中目存戰自若建敗存殺獲居多四年復攻江夏時神福病歸存代爲招討使引十數騎巡城憇於高崗張樂命飲酒酣鄂兵大至存以旂向江三招而止鄂人望之仡然有頃自退軍中服其膽略存急焚鄂城樓梁援兵將突圍而出諸將欲急擊之存曰擊之賊必復入復入則城愈固矣不若聽其遁去諸將皆曰善是日城陷擒杜洪父子斬於廣陵市以功授淮南行軍司馬鄂岳都團練使天祐三年率舟師攻潭州大雨不止軍回至瀏陽爲潭人所敗執存以歸馬殷親解其縛欲授以官存大詬曰汝昔歲宣城潰散偶漏我鋒刃今反欲臣我耶殷知不可留乃斬之唐保大中邊鎬平湖南遣使就墳致祭贈宣武軍節度使武衛上將軍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四頁

李簡

簡上蔡人有膽勇資質瓌偉始隸陳蔡軍中趙錕選武幹之士因任爲帳下親信龍紀初錕爲行密所圍糧盡將逸簡給守門者得出因奔行密補黑雲隊長大順二年孫儒寇廣德行密將逆戰會夜屯於行密柵及旦儒軍圍之數重率百餘人挺身突戰自外破柵援行密以出遷黑雲都指揮使乾寧二年從攻濠州濠水深闊簡手搴重甲口銜大刀先渡踰壘破其關鍵擒刺史張遂以獻從攻壽州加淮南右廂馬步軍都虞候先是江都多盜令雖嚴莫能禁止及是爲簡獲者必詢其部分姓名所盜之物盡黥於面於是寇竊皆息三年從田頔破蘇州虜刺史成及從行密破龐從於青口敗梁軍於淖水河副王茂章援青社從臺濛圍田頔於宣州皆有功簡本姓陳旣貴欲復其氏行密謂之曰天下皆知有李簡何知有陳簡也以是不易渥襲位王茂章將以宛陵叛命簡率衆攻之茂章聞簡至率衆奔越改楚州團練使杭人屢寇

無錫以簡爲常州刺史。改鄂岳觀察使。天祐十二年授武昌軍節度使。武義初加鎮西大將軍。襲復州破之。俘知州鮑唐以獻。乾貞二年加西南面招討使。入覲卒於采石江。年六十九。簡鎮上游之地十餘年。重關洞啓。敵人不取侵軼。然忍而好殺。又非法重斂。鄂民之高貲者無不破產。時論以此鄙之。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

柴再用

再用、蔡州汝南人。性至孝。七歲遇龐助亂。舉族避地。祖訥鼓不能去。唯再用獨留侍。賊見而去之。以是大爲鄉里所異。及長。沈毅有斷。面黑如鐵。人號爲柴黑子。會秦宗權召募驍勇。再用以騎射應選。時軍令亡馬者斬。一日戰回。藉韁而臥寢。旣寤而馬逸。再用追之。遇賊於林中。環樹而射。一發人樹俱貫。賊畏走。遂奪馬而歸。光啓中。從孫儒攻廣陵。再用本名存。嘗與軍中小校結爲死友。會有告小校謀反者。儒斬之。執再用至。儒問何故反。再用不對。旣伏質。又問之。始對曰。某與彼相結爲死友。則某反矣。公旣誅之。復何問焉。儒奇之。曰。汝果不反。吾再用汝。因令改名再用。儒敗歸。行密授先鋒馬軍指揮使。乾寧中。朱延壽辟爲衙將。因遷壽州團練都押衙。敗梁兵於壽春。遷團練副使。從延壽平劉存於弋陽。授知光州軍州事。一日大震電。家人皆伏匿。再用當戶坐不動。俄見青襦袴者四人。昇再用所坐牀。出庭中。復大震。屋楣折。有龍出焉。梁兵寇光山。再用擊走之。以功遷光州刺史。天祐二年。梁祖平趙匡凝於襄漢。乘勝略淮上。遣使謂再用曰。苟以城降。遷爾蔡州本郡爲賞。再用乘闥而拜曰。此州城小衆寡。王若先下壽州。回當自送款。梁祖信之。攻壽州不拔而返。再用襲之。斬首二十餘級。以功加檢校太保。渥襲位。遷楚州刺史。俄授淮南左

廂步軍都指揮使。越人寇東洲，遣再用率兵禦之，賜長稍五十。戰敗，艦破水滿，再用爲長稍所泛，得不溺。家人聞敗，飯千僧爲禱，再用戰歸，取其飯，召麾下以犒之，曰：「此輩濟我佛何力之有！」十一年，袁州劉崇景叛，引潭將許眞爲援，令再用攻之。近城有萬勝岡，再用欲奪之，每旦出師岡下，不與戰。袁人頗怠，一日列大陣岡南，崇景望之氣奪，因出戰，再用躍馬徑入陣中，斬首數十。袁人大敗，崇景棄城而遁。武義元年，破越軍於無錫，遷鎮西將軍，領天平軍節度使。未幾移鎮武昌，改德勝軍節度使，加中書令。卒年七十二，再用寬厚淹雅，有儒者之風，好讀左氏春秋，未嘗省視廚廩，寮屬白事，有不如意，但對之假寢。諸子娶聘，必擇平昔舊族。史官王振請述戰功以補方冊，再用曰：「鷹犬之效，出自偶然，何足紀也。」累歷藩鎮，敦尚儉素，車馬導從不過十人，亦一時之良將也。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三頁

陳璋

璋，潁川人，少橫恣不羈，歷事諸帥俱無成，乃歸行密。未幾復委質於錢鏐。景福初授杭州武勇都指揮使，改鎮海軍，踏白使，乾寧中領寶州刺史。從平董昌，詔賜佐忠去僞功臣。天復二年，鏐將許再用叛據外城，召田頵爲援，頵將樹柵於杭州咽喉之地，鏐乘闖觀之，大懼，出金彩十輦，募諸將有能奪其地者，與之，仍以郡爲賞。璋應募，選饒健三百，假護軍白馬以出，免胄馳擊，往返者數四，竟奪之。鏐大喜，飲之巨觥，卽授璋衢州刺史，與軍校葉讓不協，因斬之。與睦州陳詢連衡，復歸款於行密，鏐以兵圍其州，踰月不能出行，密遣周本援之，拔璋盡室以歸。天祐二年，行密遣陶雅平婺睦，復授璋衢婺州諸軍事，充都招討副使。會王茂章叛，雅棄其地，改璋池州團練使，署淮南節度副使。越將張仁保陷東洲，授璋水陸行營都招討使。

擊仁保於海曲。奪戰船三百艘。盡復東州舊地。復乘輕舟入松江。九谿偵還。越師大集。圍之數重。璋獨射舵工心目。皆應弦而倒。因奮銳衝擊。長圍遂解。軍回泊洞庭。見橘林。意欲除之。謂士卒曰。若食膾。用此木研酸酪。不假他物。自有香辛味。諸軍皆爭取。樹立盡。九年。以舟師破岳州。擒刺史苑玫。荆人潭人會於江口。邀璋歸路。璋乃方舟。並貫夜過其所。敵人後出。已無及矣。璋每入敵境。或晚泊。戒士卒整舟楫。待令下。當行。此必宿軍之所也。若移帳下岸。修棚習射。及夜多前去。越兵寇上饒。璋引兵侵蘇湖。上饒之兵乃解。乾貞元年。加鎮北大將軍。領平盧軍。節度使溥遣王彥章苗濬舉兵西伐。璋謂嚴可求曰。朝廷攻湖湘。何不用璋與周本彥章與濬。可當其偏裨耳。其後彥章果敗。三年。加使相。大和二年。改鎮東將軍。充寧國軍節度使。遇疾歸江都求醫。至江陽縣卒。年六十五。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三頁

侯瓚

瓚字信美。城濮人。黃巢聚兵於曹濮。瓚從之。時年十六。巢陷京師。瓚逃歸鄆州。時僖宗幸蜀。徵十道兵討巢。朱瑄以鄆兵應命。瓚爲偏將預行。尋復與諸道兵伐秦宗權。皆以勇果聞。頃之。隨瑄弟瑾襲兗州。瓚與瑾逆殺齊克讓。破宿州。瑾據有兗州。瓚爲爪牙。梁祖攻兗州。力戰以却。梁兵梁祖圍時溥於徐州。兗鄆兵救之不利。溥死。梁兵遂攻兗鄆。戰於城下者數年。長圍三合而三却之。時瓚常在瑾之左右。大小數百戰。隨瑾搏擊。馳突出入敵中。殺傷不可勝計。乾寧四年。隨瑾與太原將史儼掠徐泗。瑾將康懷貞以兗州叛。瑾無所歸。與瓚等率兵數千走海州。遂來歸行密。授瓚衙將。是歲。梁祖大舉兵伐吳。龐從古聶金率衆入自青口。葛從周以精甲圍壽陽。江淮大恐。行密以兵萬二千會戰於青口。時兵起倉卒。加以陰寒。戰士皆

攘食飲雪而行。甫及梁營，則豎戈植足，鬪志未決。瑾與瓚率五十餘騎潛濟淮，入自壘北，舞槩而馳，囂聲雷沸。梁兵皆殞眩，不能舉。遂斬龐從，大將繼之死者大半。鳴鼓西行，破葛從周於壽陽，沉其卒萬餘人於淖河。梁人大震。瓚功爲多，授左右隨從騎軍副使。隨王茂章救王師，範於青州，破梁兵五萬餘，殺友寧。瓚復有功，從周本攻蘇州，戰於黃天蕩，從徐溫却王景仁於壽陽，逐劉崇於兗州，朱瑾救徐州之圍，及攻潁州，瓚皆預戰，累授滁州刺史。大和三年卒，年七十。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九頁

朱景

景，壽陽霍邱人，少豪猾，驍壯有膽略，爲邑中所服。行密得淮南，以霍邱地界南北，盜賊交會，難可防限。聞景之勇，爲遠近所畏，故以委之。且伺北鄙之奔突，景招合無賴年少，得絕技者百餘人，撫馭之，晝與捕獵，暮分巡警，月餘而材技彊力，無有及景者。以是服從如一。沿淮羣盜莫敢犯之。梁祖聞其名，命寇彥卿率勁騎三千襲霍邱，圖取景。且諭梁祖之意，令降。景率其徒戰於邱墟林澤中，射死者無數。彥卿兵折力殫而去。康懷貞之至，復爲景所困。王茂章來寇，度淮水可涉處，立表識之。景易置於深潭水中，立表浮木之上。茂章軍敗，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積其尸爲京觀，後破李進金，何犇涉騎數千，尋拜滁州刺史。移光州刺史，卒於任。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九頁

張崇

崇，廬州慎縣人，少以驍勇隸軍籍。光啓中，始補戎職。從行密破趙錕有功。乾寧二年，行密攻蘇州，崇爲越人所獲，行密欲嫁其妻。妻曰：崇忠孝，必不負公，請待之。未幾，崇果返，以爲諸將都尉。遷蘇州防遏使，越人

攻蘇州。崇從臺濛敗越兵於小白。天復中安仁義叛。崇與茂章率兵攻之。擒仁義。以功授常州刺史。累遷廬州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天祐十一年加檢校大傅。光州軍校王言叛。崇討平之。授平南軍節度使。武義元年累加安西大將軍。梁祖遣將合湖南兵攻荊州。以崇爲應援。招討使引軍攻安州。降其騎兵二百而還。遷德勝軍節度使。加中書令。大和中封清河郡王。卒於治所。年七十二。崇殘酷暴斂。淝人畏之。嘗入覲。議者咸言不返。鄆市少年皆捋頤相慶。崇歸聞之。因斂捋頤錢數萬貫。尤好使酒殺人。重掌奏刁鎔。每謂左右曰。吾醉慎勿令鎔出。一日醉甚。三召鎔至。竟殺之。詰旦召鎔。左右曰。已殺矣。崇大悔。取其首視之。揖曰。罪過員外。其輕人命如此。頗信鬼神。家人求以厭息崇者。先是后土廟塑韋安道配座。乃遣巫女詐云。天上謫后土與公爲偶。崇往視之。巫女潛爇異香。以爲后土至矣。崇乃命樂對像酣飲。一夕家人竊其兵器。盡寘廟中。巫女報曰。列仙不喜殺戮。故遣六丁取至。公不得更用此傷害。崇因是大爲改悔。歷藩鎮二十年。掠下以奉上。每歲一入覲。輸貢絡繹。國中執事無不受賂。故任其肆虐。凌下保全祿位。終身恣橫耳。

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五第二頁

王綰

綰。廬江人。勇敢有謀。光啓中始從行密。破趙鏗。下蘇濠。累有戰功。署行營諸軍都尉。兼漣水防遏使。光化三年。青州戍將陳漢賓殺海州刺史牛從義。歸款於行密。行密命綰與張訓率勇士二千乘勢來附。襲之。漢賓設備不暇。果出迎謁。遂入府中。諭以利害。漢賓乃解甲聽命。以功授檢校左僕射。是歲青州王師範告沂密內叛。授綰海州刺史。兼沂密。竟鄆諸州副使。與臺濛攻密州。下之。將擊沂州。覘者曰。城中偃旗臥

鼓寂若無人。綰曰：此必有備。而援兵近矣。諸將曰：密城既下，沂易與耳。綰不能禁。但於茂林設伏以待。果攻沂不克。援兵具至。師既退，爲沂兵持其後。綰伏兵擊之。沂人大北。未幾代臺濛爲海州刺史。天復三年，改漣州制置使。天祐中，復刺海州。就加平盧軍節度使。明年改定南大將軍，知處州防禦使。谿洞民多爲盜。至皆平之。順義元年，授百勝軍節度使。召歸。乾貞初卒。年七十二。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五頁

王稔

稔，廬州人。少驍勇。始以騎射隸行密帳下。累從征討有功。乾寧中，梁祖遣將葛從周討揚州。稔與柴再用率兵禦之。稔以六騎登高山覘梁軍。爲梁軍所圍。候者望見之，請以救兵往。再用曰：王稔辦事不須憂也。稔與其徒解鞍而臥。梁兵不敢上。會暮圍兵漸合。稔乃走依林木，轉戰而行。因是解去。時亡馬令峻，遂重襲梁兵，奪馬而還。軍中壯之。袁州劉崇景叛，湖南將許貞率衆來援。貞單騎求鬪。稔獨援長槊逐走之。袁州平，以功授滁州刺史。又從徐溫破寇於山南，遷壽州團練使。未幾授清淮軍節度使。稔好儒學，性寬厚。褒衣博帶，有同儒者。先是壽春人多尙武，復警夜至嚴。稔至，唯閱經籍。下帷肄業，通宵無禁。不數載，鼓篋待問者四境鱗萃。每講肄開，必饋以束脩旨酒。鄉里薦舉，歲常百餘人。稔多力，每選二勁弓，弦加兩耳，分手前引，雙滿者數四。乾貞三年，歸授左右雄武統軍。卒年六十六。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五頁

李厚

厚，蔡州人。乾寧初歸行密，爲黑雲隊長。破濠壽有功，加檢校兵部尙書。改隸朱延壽，將戰，會立新軍，每旗以五伍爲制。遣厚以十旗擊其西偏，不克而返。延壽將斬之。厚曰：彼衆我寡，願更益師。以往苟不勝，敵死。

未晚也。乃增以五旗。厚力戰。梁人亂。延壽乘之。遂大敗。行密聞之。召歸授黑雲都指揮使。天復中從臺濠破宣州。天祐三年以兵援宜春。深掠越境。師還以功遷黃州刺史。溥襲位授泰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於金陵。年六十。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六頁

陳知新

知新、廬江人。從行密起兵攻畢師鐸孫儒。皆有功。屢以親軍攻定南北諸郡。多立奇績。累授先鋒指揮使。天祐元年率兵攻邑陵。破其水柵。逐楚將許貞。盡收其地。拜岳州刺史。三年加團練使。是歲從劉存大舉師伐湖南。會天大雨。旋至瀏陽江。爲楚兵所襲。存與知新戰敗。俱被擒。楚王馬殷親釋其縛。且慰勉之。冀爲己用。知新叱罵曰。吾豈能負楊公而反事汝耶。殷知不可留。乃殺之。家悉陷敵。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七頁

朱虔祐

虔祐、潁川人。少多力。善戰。初爲義興令。行密惜其材。召居帳下。常率衆居前。從王茂章援青州。去爲前鋒。歸則殿後。我軍背險。虔祐以五百人當之。追兵大至。茂章亦留解鞍而寢。虔祐促茂章亟去。自與梁人戰。殺傷無數。日暮兵盡被擒。士卒無求生者。以故我軍行遠。追兵不能及。梁人執虔祐。見太祖。太祖壯其事。欲釋之。虔祐請死不得。瞋目大罵。被害。行密厚恤其家。後數年嫁其妻。詰旦行矣。其妻沐浴禱之曰。王愍我窮。獨恐終不能自存。嫁我於某氏。嗟乎。今日猶君之妻。明日他適矣。君忠烈若是。歿豈無神。遂棄我耶。是夜無疾而卒。夫忠婦義如此。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七頁

九國志卷二

吳

列傳

劉信

馮宏鐸

賈鐸

危全諷

譚全播

李濤

鍾章

朱瑾

米志誠

翟虔

張可琮

鄭璠

楊彪

陳祐

劉權

崔太初

陳彥謙

高澧

劉信

信字興遠。兗州中都人。少豪勇善騎射。始陷蔡盜許勅軍中。勅敗。自滁州奔於行密。及破秦畢。頗著戰功。大順中行。密與孫儒對壘。一日召信受事。信醉不能起。行密罵之。信出投賊。左右請追信。行密曰。信醉耳。豈負吾者耶。明日信果返。孫儒平。以功轉騎軍副指揮使。從破濛泗。遷滁州刺史。改左右隨從馬軍都尉。王師範據青州。密人叛師範。求濟師。行密遣臺濛率兵破之。信先登破敵。冒重創。及青人犒師。先求白甲。軍增其賞。蓋信所部兵皆鐵鎧也。天祐六年。袁吉信撫州結潭人。將復豫章。改信鎮南軍節度副使。率兵敗潭將苑孜於上高。遷袁州刺史。危全諷新破。其將黎汾王藻聚殘黨為盜南城間。信盡破之。一郡遂寧。十一年。授鎮南軍兩使留後。劉崇景以袁州叛。信擊走之。授鎮南軍節度使。信為治苛猛。民流言將反。會

王祺率舟師南上。信意其圖已，乃乘小舟解其冠，詣祺請罪。祺大驚，謂曰：奉命討譚全播於南康，請公駐吉州，以警潭人，非他也。時虔城險，攻之久不克，祺以疫死。遂改信爲招討使，全播懼，因納款。信受其質而還。徐溫方執政，聞之大怒，杖其使者。信子彥英時爲親軍校，溫令將三千人往援之。溫戒之曰：汝父據上游之地，擁數萬之衆，取一小郡不克而還，是反也。今授汝此兵，可往助父反。信聞之大懼，卽返旆疾趨，克其城而還。先是有譖於溫，言其逗撓，故縱全播。至是，信自獻捷於江都。溫大喜，復遣還鎮。十六年，吳王開國，加信征南大將軍。後唐莊宗卽位，遣諫議大夫薛昭文冊閩王，假道豫章。信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有河南，未熟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異代其人也。因指牙旗銀首，舉卮酒以屬。昭文曰：射中此，願公飲一箭而穿之。觀者無不稱快。信親吏吉況輩聚斂財貨，置積廳事，日納銀滿其中。莊宗伐蜀，溫恐信爲變，急召歸江都，爲左統軍。溫卒，又傾心事知誥，復歸鎮。明年卒於治所，年七十。信將上章請立廟於洪州，許之。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一頁

馮宏鐸

宏鐸，漣水人，少與張雄友善。雄以事爲吏所抑，因與其徒亡入海爲盜。宏鐸隨之，聚衆千人，自號天成軍。遂據上元。雄卒，宏鐸繼其位，聚水軍於金陵，樓艦之盛聞於天下。大順元年，詔復以上元爲昇州，命宏鐸刺史。遂增版築，大其城爲戰守之備。行密定淮浙，因請歸附。時田頴在宣州，常欲窺伺。宏鐸介居二大國之間，又郡中數有妖怪，居人相驚恐，負抱嬰孩奔走，諭之不可止。宏鐸心不自安，遂悉衆南上。其日淮口大風發，屋拔樹，大石巨木皆飄于空，聲言將討豫章。實欲襲頴，頴自帥舟師與戰于昌山。宏鐸敗，沿流將

入海行密自出東塘邀之先使人謂宏鐸曰用兵者勝負豈有常哉今衆力未損公何憂一郡而欲自屏于海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君之衆使無失所若欲淮南節度吾亦當讓君捨此而去無謂也宏鐸左右聞之皆哭于是聽命行密乃升宏鐸舟執手慰勉一軍皆歡呼遂以宏鐸歸署揚州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將吏皆分部安堵嘗與行密同祀漢高廟有二鳥鬪于樹行密命射之宏鐸引弓伺便一發而二鳥俱墜天祐四年卒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四頁

賈鐸

鐸字聲遠唐相耽之嫡孫生于上蔡遇亂爲秦宗權愛將宗權暴虐不軌鐸諫之不聽反見疑懼禍及乃挈家夜與屬卒千人出奔宗權嚴兵追之鐸且戰且走數日乃渡淮遇故人馮敬章導之襲蘄春破其城推敬章爲帥鐸爲牙將塹城厲兵以自固行密命朱延壽攻之鐸方出獵延壽潛軍掩至圍其城鐸走還度不得入以兵伏林中選士二人被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中因得入城約城中夜半開門舉火爲應再以羊皮復命鐸如期領兵趨城南門門中火舉乃力戰突圍得入延壽知其狀驚曰吾恐其潰圍而出今反潰圍而入如是則城安可卒平乃以鐸報行密令召軍中與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與之和仍令延壽與之約婚小將柴再用應召而行鐸乃請盟延壽以妹妻其子匡浩行密復授鐸左監門衛將軍乾寧二年加壽州左右軍光化二年授檢校右僕射天復三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授黃州刺史天祐三年移光州刺史七年卒于治所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四頁

危全諷

全諷臨川南越人。世爲農夫。初生赤而毛。醜狀駭人。父母欲勿舉。其姊保護之。僅而得全。及長。體質明秀。豪勇任氣。乾符末。所在寇亂。乃招合同縣少年。卽其居爲軍營。鄉里賴焉。時安南都護謝肇受詔安撫江嶺。聞而嘉之。補爲討捕將。表加憲職。賊帥黃天感據龍安鄉。朱從立據石牛洞。皆竊稱名號。官軍屢敗。肇遣全諷討之。期年悉平。中和五年。黃巢餘黨柳彥章攻破臨川。逐郡守。大掠而去。全諷遂入之。詔卽以全諷爲撫州刺史。郡署及郛郭焚蕩略盡。乃悉心爲理。招懷亡散。興緝圯壞。不數年。完復如故。時南平王鍾傅亦乘亂據有豫章。朝廷因命爲帥。諸郡亦多自立者。皆不能恭承節度。而全諷最強。尤驕傲不遜。遂爲勅敵。久之。傅不能忍。自率兵討之。旣薄其城。而城中夜失火。士民驚亂。諸將請急攻之。傅曰。君子不逼人。之危。乃掃地而祭曰。全諷之罪。無害于民。烟焰遽止。天之惠也。翌日。全諷聞之。遣使謝罪。聽命。請以其女嫁傅之長子匡時。傅許之。乃盟而還。由是稍修支郡之禮。然豫章之人。常畏之。傅卒。軍中以匡時爲留後。全諷曰。聽鍾郎三年爲節度。吾當爲之。旣而我師圍豫章。全諷不能救。及城陷。乃謀東兵。時宣州刺史王茂章叛入越。假道臨川。以之梁溪。問全諷曰。君欲大舉。願見君之將士。以卜濟否。乃陳師于野。與茂章登城而觀之。茂章曰。衆凡幾何。曰。十萬。茂章曰。淮南有三等將。如公此衆。可當下將爾。盍更益十萬乎。全諷不聽。悉衆屯象牙潭。自稱江西留後。旁郡皆以兵資之。湖南馬殷又遣將高安以爲之援。軍勢甚盛。豫章大恐。將軍周本攻象牙潭。大破之。擒全諷于陣。諸軍皆潰。楚撤高安之圍而遁。于是克定八郡之地。送全諷。維揚親詰之。全諷不答。初行密之。攻趙鏗。遣使通聘于臨川。全諷報禮甚厚。糧運兵器皆取給焉。至是以舊恩釋之。先是潤州刺史安仁義築第於邗溝之西。因以賜全諷。資給甚厚。天祐六年。以壽終。諸子隨。

才絃錄。全諷敬愛賓客。善撫士民。頗有巧思。多所興創。今城郭館署。皆其遺構也。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第三頁

譚全播

全播。南康人。昭宗末。嶺表寇亂。全播與鄉人盧光稠相與聚兵。謀署首領。衆推全播。怒曰。諸君舉事。必望成功。須藉良帥。盧公軀貌堂堂。眞諸君帥也。衆唯唯未定。全播拔劍三擊庭樹曰。不從令者。與此樹同。乃立光稠。而全播爲謀主。所向多捷。兵勢漸盛。遂破王潮之衆。入據虔州。推光稠爲兵馬留後。全播分掌城中兵。天復三年。與潭人共伐番禺。下韶州。潭人不利。乃引還。光稠命其子延昌守韶州。其弟光睦戰敗奔還。潮人乘之。伏兵四起。大破之。擒其首將鄭廉。遂從光牧圍潮州。番禺救之。乃引還。劉巖劉隱以廣州之衆伐光稠。以報韶州之役。旌旂相繼數十里。圍城十餘里。光稠大懼。全播曰。吾諳劉公易與耳。無足憂也。光稠喜曰。虔與韶昔與君所共定也。此日之事。非君不能辦之。於是治戰場於城南。告戰期於劉巖。巖令諸軍曰。戰之日。勿殺虔兵。悉可生擒之。全播選精甲萬餘。伏於隍壑邱嶇之間。與老弱五千。鼓行而前。數戰乃退。巖縱兵長驅。伏發。巖等大敗。單騎遁免。斬首萬餘級。光稠議功。全播悉讓諸將而不受。自是光稠大歎賞之。俄有疾。將以符印授全播。不從。光稠死。延昌自韶州奔喪。全播立事之。延昌好游獵。荒傲無度。大將黎球俟其出獵。閉壁門而殺延昌於城外。球以全播不與己同謀。將害之。全播請老。閉關不出。後球方欲蒞事。見延昌持彈叱責之。球中丸而死。衙將李彥圖復知州事。全播懼禍。稱疾篤。杜門。李彥圖疑之。與議親姻。多方以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爲狀。終不可識。廣州聞全播之病。乃北侵陷韶州。李彥圖卒。其子不肖。閉子城以自衛。州人無歸。相率詣全播。第請爲帥。拒之不可。遂從之。遣使詣梁。俄授萬勝軍防禦使。

五嶺虔韶二州節度開通使。檢校太尉。開國侯。在任七年。人物殷盛。俄而徐溫命劉信伐之。信以大衆填其城濠。全播令人潛爲地道。運其土。濠深如故。信以爲神。莫之測也。攻擊萬端。不能尅。遣使說之。令歛服。全播請從。溫聞之。怒曰。信以十倍之衆。不能下一城。何以取威敵國。命回兵攻尅之。擒全播以歸。授左威衛將軍。領虔州如故。卒於江都。年八十五。當盧光稠之未舉南康。先有謠言曰。盧破黎頭出。李子始花開。潭深魚正聚。楊柳西邊栽。旣而光稠有南康。至于延昌而破。黎球繼球死。李彥圖繼之。全播方盛。柳者劉也。而楊氏命劉信攻取之一郡之地。何冥數之豫定若是乎。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第四頁

李濤

濤。趙郡人。祖遠。唐杭州刺史。父逸。壽安令。濤涉書史。會唐末。四方盜起。乃投筆從軍。光啓三年。秦彥囚高駢。濤從行。密舉義。列八寨。維揚西。彥盡以步騎背城求戰。俄而彥軍已破一寨。諸將以兵勢相懸。宜堅壁勿出。濤拂然曰。今以順伐逆。豈論衆寡。設令欲退。將焉歸。濤願以所部爲前鋒。請觀破賊。行密壯之。遂出戰。果敗彥軍。自是無復敢出。濤以功遷騎軍都尉。渥襲位。授和州刺史。初行密旣卒。張顥陰有異志。以都統符印。送宣諭使李儼行事。嗣王意未決。一日諸將共議。四座畏顥。無敢言者。濤曰。都統符印。是昭皇御翰所賜。王父子承襲。用在不疑。苟付他人。中外安仰。諸將以其辭正。皆伏義。顥獨默然。投袂而去。渭襲位。遷吉州刺史。十年。授行營招討使。攻越臨安。濤敗陷於越。順義元年。吳越通好。杭人厚禮歸之。授左雄武統軍。加泗州防禦使。遷寧遠軍節度使。天和四年卒。年七十二。卷一八千一百三十三第十四頁

鍾章

章字憲明廬州合淝人少不拘細行雄果有四方之志中和中行密據合淝召置帳下累從征討皆克獲有功天復三年朝使李儼至行密得承制拜授以功歷左監門衛將軍天祐五年張顥弑渥將出徐溫守潤州以圖自立溫與儼可求謀非章不可除顥章知之因選士三十人夜集軍舍椎牛享之刺血而飲以爲誓溫謂曰吾有老母不若且止章曰斯事一言既出寧可中輟耶明日章與姚克贍殺顥於衙堂遷檢校尙書左僕射左衙副指揮使從周本攻越州拔衆夜歸越人襲之章以二百人散樹旌旗於菰蒲間越兵退去絕糧三日章壯氣無衰章自以除顥功大賞薄會與骨言爭握槩因譁語較軍功以及之溫聞而歎曰斯固吾過也明日加章滁州刺史滁民有訴章者章詣金陵自理溫逆謂之曰無事爲理已改授公光州矣章遂之任未幾遷壽州團練使會疆吏告章侵市官馬因遣王稔以巡霍邱爲名往代章章歸中途改饒州刺史俄召歸金陵在郡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章多力嘗怒其家人其人匿避章愈怒因拉折鐵杵後卒於治所年六十二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三頁

朱瑾

瑾宋州下邑人也雄武倜儻有吞噬四方之志光啓元年汝陽曹全昱遇害鄆城無帥鄆兵共推瑾兄瑄爲留後瑾之季仲俱爲列校明年兗州齊克讓妻女於瑾瑾伏兵仗假稱聘禮改服甲士詐爲昇夫而往親迎夜發卒殺兗州軍校王稠膚遂虜克讓詰旦自稱留後三年夏秦宗權併兵攻夷門梁祖幾至不守會瑄援至合梁祖兵大戰城北瑾單騎嘗寇馳突往返當者無不披靡宗權敗走自是瑾與梁軍互爲犄角屢破宗權朝廷以功授瑾兗州節度使未幾梁祖交惡於瑾遂成仇敵大順二年冬瑾率兵萬人攻單

父梁祖遣丁會禦之。瑾軍大敗於金鄉。景福初，梁祖攻徐州。瑾率全軍來援，時溥擊梁軍，殺其將霍存。因席卷十餘寨。乾寧元年，梁祖親攻鄆。瑄瑾合兵迎戰，敗之於東河。二年春，梁祖將朱友恭攻瑾，塹其城守之。是時連歲交兵，四郊無耕織。瑄瑾勢蹙，因間遣使乞師太原。李克用假步騎五千濟河。梁人退舍。十月，梁祖復親攻兗州，塹圍之。瑾單騎求鬪。梁將無應敵者。瑾兄瓊先以齊州納款於梁。梁祖使瓊臨兗州說瑾。瑾怒瓊無急難之義，僞遣使告降。梁祖自至延壽門與瑾交說。瑾謂梁祖曰：「兗城符印，他人莫可付。願得兄來付與。」既而梁祖遣掌謁劉捍與瓊偕至。瑾馬立橋上，遙謂捍云：「願兄先來。」乃麾將士擒瓊徑入。未頃城上大譟，擲瓊首於外。梁祖大悔，因班師焉。四年正月，鄆州先下。瑾亦糧盡，與晉將李承嗣、史儼求軍食於野。梁將龐從奄至城下。瑾將康懷貞率瑾子私以兗城送款，歸不得入。引承嗣諸軍將保沂州，爲其將尹處賓拒關不納。瑾狼狽將奔海上，復追之。迫乃渡淮，歸於行密。行密迎之於高郵，待以殊禮，立解所服玉帶爲贈，授甲第，遺財帛鉅萬。表瑾領武寧軍節度。淮南行軍副使是冬，梁祖遣將龐從大寇青口。行密親征之，令張訓以羸兵前導。從意輕吳師，貪奕棋不顧。瑾請假梁人旌旗，率騎潛濟，突入從中軍營。行密得引兵急渡，爭破諸寨，遂擒從斬之。乘勝攻淖河軍，葛從周敗走。光化二年春，從行密攻彭門，移師侵宋。梁祖屯睢陽以禦瑾。會天大雨，與瑾交綏而退。天復三年，授瑾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平章事。天祐十三年，淮南小校馬謙、李球乘酒脅衆，挾渭登橋樓，發武庫兵爲亂，陳於門橋北。外衆屢却，會瑾自浙西至，惟引一騎視其坐起。云此不足爲禍。因返顧外衆，推手一呼，亂兵皆潰去。遂擒謙。是冬，與行軍副使徐知訓率兵攻潁州。梁人援至而解。渭將開國知訓患瑾位加於己，請以泗州建靜淮軍。

出瑾爲節度。先是瑾因朔望令女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淫縱強欲私之。瑾心已不平。復有是行。會知訓夜張祖筵。瑾中宵先起。詰旦度知訓酒方困。復留刺以去。旣盱知訓果來謝。瑾因延入室。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之。踣於地。左右自外突入殺之。初瑾先繫二惡馬於廡下。及將圖知訓。密令釋其羈紲。馬果蹄嚙。外人莫得聞變。因斬首以出。知訓從人數百。瑾扼臂叱之。俱辟易散去。復乘知訓馬馳入府中。訴於渭云。今日爲大王除患。渭曰。此事吾不敢知。因命瑾疾去。瑾忿以知訓首擊柱。詬渭曰。懦夫安足與成事。攜劍復出。望府門已闔。因踰垣折足。大呼曰。吾爲萬人除患。今以一身當之耳。遂自刎。夷其族。時年五十二。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八頁

米志誠

志誠沙陀部人。少嫻騎射。以驍勇聞。乾寧四年。奔於行密。龐從寇青口。葛從周塞淖河。志誠俱爲前鋒。連戰皆勝。以功遷馬軍指揮使。田頔叛於宣州。志誠與臺濛敗頔於廣德。天祐六年。危全諷將伐鍾陵。湖南遣苑攻屯上高。以爲全諷聲援。命志誠與王祺率兵破之。十年。從徐溫敗錢瑛於梁谿。後又破王茂章於淮上。十一年。隨柴再用討劉崇景於袁州。敗袁人於萬勝岡。崇景棄城遁去。遂入之。先是袁人兒童聚戲。穴地爲釜。圈箸爲甑。曰。將柴米來。至是果應。以功加檢校太傅。領泰寧軍節度使。十五年。朱瑾殺知訓。攜其首入府中。志誠聞之。被甲引其子。并親從十餘騎。至天興門。問瑾所向。聞瑾已死。乃歸。徐溫疑其助瑾。遣使殺之。嚴可求懼其不克。遣人僞自袁州至。告大破楚人。諸將皆賀。志誠亦入。因伏壯士斬於棘門之下。諸子皆棄市。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四頁

翟虔

虔、彭城人也。乾寧初，徐方將陷，虔盡室南渡，謁行密於廣陵。及徐溫典右衛，以虔爲軍佐，屬張顥之亂，溫與嚴可求陰計其事，密遣虔往復傳達，及誅顥，虔有力焉。因授子城甲仗諸庫院鈐轄等使。天祐十五年，朱瑾殺徐知訓，挈首突入府門，時兵衛倉卒，莫敢抗禦，虔驅率散卒，共閉關，瑾以是不得出，遂踰垣折足自刎而死。會米志誠引十餘騎，問瑾所向，聲言以襲瑾爲名，虔乘闥謂曰：「瑾已戮矣，何不急自歸營？」因是志誠遂返。渭喜其應機，却賊以瑾宜陵莊，賜虔爲賞。及吳國建，復旌其勳，授閣門宮城武備等使，領光州刺史。順義四年，溥幸白沙，對徐溫呼雨爲水，溫請其故，溥曰：「此是翟虔父名，吾慣諱矣。」因言宮內諸王須索，虔多阻限，不時進納，溫欲斬之，爲溥救護而免。黜於撫州，未幾授行軍副使。及廉使徙任，虔知本州軍事。七年卒，年六十三。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六頁

張可琮

可琮不知何處人。中和之亂，奔於江淮，行密識其勇毅，擢在左右，破孫儒於宛陵，先登陷陣，稍遷列校。時吳人初得宣城毗陵之地，無錫居越人之衝，患其攻擾，天復中，選可琮守之。錢鏐忌其名，揀驍將卒二千，中夜襲之，邑中大擾，可琮閱兵得百餘人，皆乘城疾戰，越人驚潰而去，吏士皆賀。可琮笑曰：「彼衆我寡，其勢未已，方復勞諸軍一陣爾。」於是息燈火，屏旂鼓，若空邑然。越人偵之，以爲宵遁，果復至，可琮約將士，候其附城，突擊大破之，寇盡潰去。方告於郡守李簡，簡雖怒其不時告，且壯其事，列上其功。後以徐溫之命，掠東洲下之，卽以爲制置使。天祐中，除江陰縣鎮遏使，遂城江陰沙山之役，可琮以江陰之衆，供軍旅，展

斥候無闕謀。徐溫喜之。擢拜常州刺史。大修城隍。民賴以安。順義五年卒。年六十五。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八頁

鄭璠

璠，汝南人。始事秦宗權。後隸孫儒。入淮南。尋歸行密。前後戰伐，皆預行。光化四年，授左先鋒兵馬使。是歲從李神福攻臨安，擒越將顧全武、方宇等四十餘人。遷左衛將。天祐初，王茂章征安仁義於潤州，泊城陷，中十餘創。以功遷左先鋒都尉。從攻豫章。璠以所部發機飛火，燒龍沙門。率壯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體。以功授檢校司徒。復從柴再用與越人戰，敗。及陳璋復東洲，璠城而守之。復會呂師造攻蘇州，與越人戰，虜其次將陳綰。璠左脇中弩，幾死。授蘇州行營都指揮使。周本擒危全諷於象牙潭。璠所部功多。又攻新淦縣，克而守之。尋以張宣代歸。復佐周本攻袁吉。緣山疾戰，悉收其巖壁，焚之。民皆復業。十五年，從王祺、劉信攻虔州，克之。授璠羅城使。順義元年，領饒州刺史。六年，知楚州。率兵援汀州軍事。乾貞元年，就拜團練使。二年，授鎮南軍節度副使、知軍府事。大和三年，授饒州刺史。五年，遷金陵行軍副使。卒。年六十六。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八頁

楊彪

彪，宿州人。身長七尺餘，呼聲如鐘。倜儻有武幹，善騎射。行密見而壯之，擢授衙內散指揮使。渥嗣位，潭人犯邊，授西南面行營護軍副將。謂諸將曰：「彼衆我寡，未可輕動。」乃守其要津，以輕兵挑戰。登高以望之，見其麾下進退不一。彪笑曰：「非勅敵，乃縱兵出戰。」親射其首將，殺之。順風焚其艦，溺殆盡。凱旋，擢授江寧鎮遏使。徐誥鎮潤州，充都尉以從。越人寇無錫，東南大震。知誥東征，彪與陳再遇領死士千人於路次，弓

弩忽發。越人驚擾。又竊賊號令以入其壘。殺獲其衆。明日又戰。自旦及辰未決。彪躍馬疾馳之。越人遂退。師還以功授殿直軍副使。與郭悰分直宿衛。徐知誥謂之曰。郭悰猛而少機警。宿衛之職。唯爾是賴。大和三年卒。年五十二。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九頁

陳祐

祐。歷陽人。年十七。歸行密於合淝。從入廣陵。孫儒來襲。吳師亂。祐之卒伍獨成列。泊入宛陵。稍遷爲偏校。時行密修貢於天子。祐應募而行。達於朝廷。制授兼御史中丞。從攻滁濠壽等州。重甲先登。戈傷身墜。而復上。敗龐從葛從周朱友寧。皆預戰有功。秦裴下豫章時。宋思勅范師從陳鏞以兵戍之。鏞等皆渥之腹心也。張顥忌焉。令祐以渥命往誅之。三校皆勇士也。顥旣遣祐行。甚憂之。祐踰險。輕行六日。至豫章。微服懷短兵入秦裴帳下。裴驚其來。具告之。因責裴以不能制三帥。而令有異謀。裴懼未及對。祐乃令召思勅等宴會。及至。則祐已與裴飲矣。三校入見。祐皆色變。俄而酒三行。祐數其罪。悉叱而斬之。以歸。徐溫之誅張顥。祐有力焉。天祐七年。越人侵無錫。徐溫自征之。祐率黑雲都尉以從。諸軍未集。祐告溫曰。寇謂我勞頓而至。未能陣也。願以所部先薄之。大軍見可則進。溫從之。祐詭道以出。賊後會。大軍夾攻。大敗之。十三年。溫在潤州。小將周郊詐稱役徒。懷短兵入府。多殺軍吏。而衛士無兵仗。拔武庫之撻出兵仗。授之以戰。或有自後擊祐。傷腦。踏於地。從者負之。息於門下。稍蘇。時賊雖息。府中尙擾。升樓傳呼不能止。祐舉首叱之。衆皆投兵仗罷去。溫手封其傷。授黑雲都尉。溫遷金陵。制宮室府署。命祐董其事。以功加檢校司空。大和元年。授饒州刺史。卒於任。年六十五。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九頁

劉權

權、許州人。少從軍於蔡州。景福元年來歸行密。入淮南隸田頔麾下。累遷同州節度副使。光化二年。頔與越人戰。權乘勝深入。爲寇所得。錢鏐見而慰之曰。爾壯士也。吾終不以俘虜相畜。泊通和縱之歸。渥襲位。補衙將。渭開國。以權侍衛。勤肅。授左衙副校。檢校右僕射。從周本攻蘇州回。授右衙列校。爲毗陵子城使。率海船與越人戰。勝。充洪州都督。長史。領吉州刺史。潁川之役。授行營都虞侯。時徐知訓爲帥。而軍政皆委朱瑾。梁將袁象先帥部騎救潁。瑾晨興望西北。皆昏黑。知梁兵將至。召權與議。值天大寒。權幅巾錦袍。而至。瑾問曰。爾何職。曰。行營都虞侯。瑾曰。是職也。動必爲諸軍見。今氛興西北。陰霾閉天。此梁人至矣。爾司斥候。尙爲此服。且軍禮何在。叱左右執之。就戮。知訓徒跳而往救之。僅免。時梁祖兵已至。戰少不利。乃引還。及瑾殺知訓。城中恐懼。將從而爲變。權出師。而瑾自殺。衆乃肅然。徐知誥至自丹陽。遷左右軍都押衙事。武義元年。領雄武大將軍。六月。從徐溫與越人戰於沙山洛社。敗之。俘其卒數千。七月。從知誥戰無錫。大破越人。二年卒。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二十二頁

崔太初

太初、淮西人。父亮。蔡州監牧副使。太初身長七尺。勇力過人。中和末。以大刀長槊應募。行密見而偉之。召居帳下。歷壽州衙內副指揮使。天復中。田安將謀叛。行密疑朱延壽與之交結。太初累從延壽征討。曾諫延壽。及延壽擒行密。嘉其意。遷太初衙內都指揮使。天祐十五年。從徐溫破王茂章。遷本州司馬。權知壽州團練事。先是。壽春自乾符後。守卒俱爲多謀彊力者。據而後奏報。以要恩。及陳紹卒。宣王遣王定持虛

銜官告以往。令度可授者與之。定以軍政雖出太初。而職在銜將甯審言之次。因潛報太初曰。詰朝若州之符印再至於君。慎勿更讓。明日召諸將齒先。以符印置坐末。以次第遞捧而上。及審言而止。定曰。王府之命。非甯公而誰。然合更相推以成禮也。審言如教。復至太初。定曰。唯公不可多讓。乃麾其下位者。俱令列賀。復數日。軍州無異議。始以官告授之。人有密譖太初。常蓄鄉關之念者。會徐知訓征潁州。路出壽春。且觀其意。太初著烏帽草履。徒步至場山。爲知訓馭馬十餘里。知訓見其屈降。前疑大釋。太初不喜儒生。多疑好察。每通衢交會之所。牆必置耳。常謂人曰。還聞牆有耳否。又曰。非牆耳。乃吾也。由是行路之人。鮮敢偶語者。召歸授右雄武大將軍。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左殿直統軍。太和三年卒。年六十六。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第三頁

陳彥謙

彥謙。毗陵人。少負壯節。有理繁治劇之才。行密定江表。召爲潤州司馬。以幹略聞。徐溫鎮浙右。以機務爲寄。彥謙亦坦然不疑。言行計從。人莫能間。溫欲居金陵。問策於彥謙。對曰。金陵昔爲王者都。今實近畿關輔也。作鎮於彼。其誰不往。溫從之。遷彥謙金陵大都督府右司馬。營度外城府署。三年而畢。上經費之籍。天祐十五年。朱瑾殺徐知訓。溫急召之。謂之曰。蛇豕雖亡。枝蔓猶在。令就廣陵除其餘孽。及梁祖卽位。隴蜀建號。彥謙勸溫諷渭建朝廷。及更章服。彥謙頗有力焉。溫嘗閱帑藏。見金帛委積。因曰。此三軍物。吾豈敢有焉。致此盈衍。公之力也。因授鎮海軍節度判官。無錫之役。未戰而溫疾。吳越兵攻其帳。我軍相顧失色。彥謙卽引旗鼓。詭遷於左。其攻稍息。及敗越兵。遷楚州團練使。諸藩郡歲時伏臘。事獻賂遺。溫悉令納。

之病。溫親往慰問。自調湯藥。臨卒。手疏十餘事。首卽以用嫡嗣爲請。順義五年卒。年六十。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二

高澧

澧。越州人。祖實。唐武寧軍節度使。父瑰。湖州刺史。澧爲錢鏐之將。累功。遷特進。湖州刺史。武義軍使。天祐七年。以受疑。挈家屬二百餘口。甲卒五千來奔。授淮南節度副使。澧嗜酒好俠。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一日醉在樓上。王寬經其下。澧召之登。而命左右去其梯。操鋌於旁。而以酒虐寬。寬爲所圖。乃以大觴酢之。澧皆推觴。寬躍而取其鋌。橫之於膝。乃慢罵澧。連以觴罰之。澧辭不飲。寬乃引鋌逐之。澧環席而走。叩頭乞哀。併飲十觴。臥不能興。寬乃下樓。徐去。泊上馬。命以鋌還之。十五年。徐知訓爲朱瑾所殺。徐溫遷怒。誅之。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二頁

九國志卷三

吳

列傳

田 頽

安仁義

朱延壽

徐 温

田 頽

頽字德臣。廬州合肥人。博覽書傳。容止儒雅。雄果有大志。少與行密同鄉。及戍塞上。情好愈密。軍回。俱遷八營。主將中和二年。行密圖有淝上。頽首爲輔翼。光啓二年。壽春張勣遣將魏虔率衆來寇。行密使崔自審禦之。敗。復命頽往。大破虔衆於楮城鎮。三年。從行密破秦軍于維揚。頽功稱最。文德元年。圍趙鎰於宛陵。明年夏。鎰糧盡。舟出東溪。乘瀑流以逸。將奔淮南。鎰度行密皆步騎。限水無從復至。因泊永陽。解甲登岸。初。頽疑鎰將遁。密造輕舟。縱之。至是追及。鎰奔不暇。爲頽親執以獻。奏授頽馬步軍都虞候。檢校尙書左僕射。是冬。與安仁義攻杜稜於常州。下之。十二月。復爲孫儒所敗。大順元年秋。頽屯浙右。懼儒兵盛。焚浙右營。散於野。二年春。退軍黃池。廣德。與孫儒軍寨壘相望。頽兵屢戰多北。會夏大雨。儒等多墊溺。避水而歸。是秋。儒盡焚維揚。復濟師廣德。十月。頽率敢死士千人。夜襲儒將張景思。沈粲二寨。破之。擒粲而返。十二月。頽與劉威大爲儒所敗。行密怒。盡奪其衆。儒遂乘勝逼城。戴友規言於行密曰。彊敵匝壘。不用田頽。恐非長策。行密遽復起之。明年六月。盡破賊寨。頽親與其下范文感等臨陣擒之。秋。行密歸淮海。表頽

寧國軍節度。累遷檢校太保。同中書平章事。乾寧三年夏。同安仁義破越之蘇州。光化末。馮宏鐸以樓櫓自將。介守上元。頽以厚利購得其工。令速成大艦。工曰。馮公每一舟必遠求榱楠。旣成。數十歲爲用。餘木性不禁水。非久必敗。頽云。汝但以此地木造之。吾只圖一用。不假多年爾。因而急就。天復二年四月。果與宏鐸戰於葛山。宏鐸大敗。舉族奔淮海。遂以上元地歸行密。頽隨入覲。會行密左右要賂者衆。下及獄吏。亦有私請。頽愀然不懌。謂所親曰。斯吏亦欲吾下獄哉。頽方求池歛爲屬郡。行密復未之許。頽意望素高。由是愈不能滿。及回。指維揚南水門云。此門不復經入矣。初。行密克定江淮。方撫循百姓。而頽與安仁義、朱延壽等皆猛鷲驍勇。以攻取爲務。行密憚其難制。每抑之。是秋。錢鏐遊臨安。其下許再思、徐綰以餘杭外城叛。召頽爲應。鏐得舟。夜從水路入保子城。時頽圍之愈急。鏐屢遣間使哀求行密。行密亦以頽若得志。杭越爲患必深。不若存鏐。別圖進取。因召頽歸鎮。鏐復輸錢二百萬貫。以元瓘爲質。頽始旋軍。自是財富兵盛。復以取杭越垂下。爲行密所召。乃與錢鏐和親。反意遂決。三年秋。頽與潤州安仁義同叛。初。召其謀將康儒。議多忤意。行密因而間之。遣使授儒廬州刺史。頽果疑儒私納款。遂旋師。先是。行密遣李神福攻武昌。及頽反。行密急召神福旋師。頽聞之。復以兵襲上元。劫神福子承鼎。遣喻意云。苟見機從吾。事平之後。當分地以治。別命將汪建以樓櫓踵其後。神福不顧。叱左右射承鼎。以誓諸軍。明日。大破建於吉陽磯。頽聞建敗。自督親軍求戰。神福收兵皖口。際水爲堅柵。是時。行密別遣臺濛王茂章率步騎以往。頽復委舟師於汪建。王壇自出廣德迎戰。大爲臺濛所敗。遂率殘衆遁保宛陵。壇建聞其敗。因盡以舟師歸。欵於行密。十二月。頽出外州柵疾戰。橋陷。馬墜。爲外軍所殺。時年四十六。頽母老。行密哀而捨之。初。頽與行

密微時約爲兄弟。渥渭俱以子孫禮事其母。頽善撫將卒，通商惠民，復疎財，愛樂文士，時游其門者。楊夔、康駢、夏侯淑、殷文圭、杜荀鶴、王希羽，晚年楊夔知頽以兵賦自恃，將謀爲變，因著溺賦以諷之。頽終不顧，以至於敗。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五頁至六頁

安仁義

仁義，沙陀人，初事李國昌於塞上，以過奔南河，隸秦宗權軍中。光啓三年，擢爲馬軍指揮使。從宗權弟宗衡攻維揚，及宗衡遇害，復奔行密。行密得之甚喜，盡以騎軍委之，列在田頽上。文德元年，從行密破趙鏗於葛山，與頽攻杜稜於常州，破之。大順初，梁祖遣將龐從率衆十萬至高郵，孫儒盡衆禦之。行密乘虛襲據浙右，命仁義率衆敗儒將劉建鋒於武進。儒復渡江，陷蘇州，自是與儒春夏鬪黃池，秋冬戰廣德。儒軍竟以衆勝，圍行密。仁義於宛陵時，儒亦以久戰不決，貽書仁義，敍舊款密，欲令行密猜間之。行密待遇愈至，辟爲行軍副使，依前馬軍都指揮使。景福元年，行密仁義及田頽背城晨戰，儒軍大敗，破五十餘寨，以功奏授檢校尙書左僕射、潤州刺史。仁義蕃性好貨，雖凋弊之後，科歛尤急。初，儒之亂，士庶多奔豫章，及諸郡平流者皆復。行密皆以循吏守之。唯浙右人聞仁義所爲，相與悲歎曰：「獨吾郡乃得蕃人，以是多無歸者。」天復三年，仁義遣衆盡焚東塘戰棹，結連宣州田頽以叛。潛兵襲常州，刺史李遇設伏於路，率兵前戰，因極罵仁義。仁義止其衆曰：「遇何敢辱我至此，是有伏兵也。」偵之果然。仁義戰久而敗，遇因襲之。至夾岡，仁義立二幟於岡上，乃解甲而食，無敢追者。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攻仁義，仁義不毀濠梁，常開門出戰，與茂章對敵，無不先告所中，而後射之。故諸將多挫銳而止。以是歷年不能破。天祐二年，仁義之衆漸

寡。自度終不濟。乃擁其家屬登城樓。外衆無敢登者。呼李德誠謂曰。汝最福人。可以委吾命。擲去弓矢。令德誠執之。父子俱斬於廣陵市。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六頁

朱延壽

延壽。廬州舒城人。行密之妻弟也。美姿容。未冠事行密。從征秦。畢孫儒皆以摧堅陷陣受賞。行密鎮維揚。授延壽以干城之任。時軍中多盜。行密方務寬恕。求得士伍心。知延壽好殺。每捕至者。必并所盜物遺而貫之。仍誡之曰。慎勿使延壽知。既而密報延壽俱復擒殺之。乾寧初。黃州吳討歸歛。遣延壽援之。狗地。斬陽而還。從圍壽春。城堅不可拔。將捨之。延壽請以所部試往。臨城一舉而破。城中市不易肆。以功署淮南節度副使。壽州刺史。明年取蘄光二州。以功遷團練使。四年從征葛從周於淝河。敗之。是後梁將屢寇淮上。延壽每開關延敵。未嘗敢逼。天復初。北司擁駕西幸。昭宗聞延壽有武幹。遣李儼問道。賈詔授延壽蔡州節度使。令促行密與諸道犄角。共誅梁祖。會鳳翔圍解而止。田頵安仁義。結構延壽叛。將分地而治。行密憂形於色。卽詐爲目疾。每接延壽。使必錯亂所見。以示之。嘗誤觸楹柱。而朱夫人救之。良久始蘇。因泣曰。吾今喪目。軍府事大。兒子輩俱幼。不如得三舅代治。吾無憂矣。夫人因以書召之。延壽不疑。遂來覲。行密迎至寢門。使人刺殺之。年三十四。出夫人嫁蘄州刺史石贍。既而朱瑾入賀。行密曰。彼二大賊。不足憂。惟憂此小賊。今得之。無事矣。延壽善用兵。有鈴略。好以寡擊衆。不勝敵而反者。無不盡戮之。嘗與梁人戰。遣衆二百持大劍而往。內指一卒留之。卒云願攻賊自效。延壽亦斬之。其令出必行。皆此類也。性疎財。每得賞賜。皆分賚將士。李昇建國。以延壽子鄴。列於環衛。復其官爵。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頁

溫字敦美。東海朐山人。少無賴。入羣盜中。以販鹽爲事。中和二年。行密起合淝。遂隸帳下。爲伍長。常從行。密征討。先登陷陣。敵人畏之。及平秦彥虜趙鏗。敗孫儒。溫皆有功。奏授衙內右直都將。左長劍都虞候。又從平濠泗有功。授隨身都知兵馬使。檢校工部尙書。天復二年。昭宗徵兵入援。行密將赴之。議以戰艦運糧。溫曰。此水入吳。舟楫不敢南行。岸谷旣變。葭葦且深。必不繼矣。遂令以小艦易之。師次宿州。重載不能進。士卒甚饑。惟小艇先至。一軍賴之。行密嘉之。由是參預謀議。討安仁義於京口。諸軍頻戰不勝。行密遣溫率兵援之。溫至城下。盡易新製衣服旗幟。悉用舊者。仁義不知。如常而陣。溫乃麾軍奮擊。遂敗之。朱延壽入覲。行密聞其來。慮有內應。召溫歸陰爲之備。旣殺延壽。營中軍亂。溫奮劍大呼。斬其首惡者。部分遂定。旣誅三叛。以功授尙書右僕射。廬州長使。隨授右衙都指揮使。天祚二年。行密疾病。渥出鎮宣城。將行。溫謂渥曰。公有病。而令嫡嗣出外。必姦臣爲之。不可不防。他日有徵召。非王令某手書。非某之使。幸勿應命也。渥泣謝而行。後行密問後於判官周隱。隱以劉威對。諸將皆無言。溫進曰。宣州旣賢且長。國之令嗣。不可廢也。乃召渥歸。行密疾甚。召溫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同受顧託。渥旣嗣位。憤大臣擅權。政非己出。乃置東院馬軍。置立親信。以爲心腹。溫與顥頗忌之。故顥將圖弑逆。溫知其謀。而無所諫止。但引嚴可求與之計事。顥旣弑渥。白溫議分國兵。共歸歛於梁祖。溫僞許之。乃與可求謀。使鍾章姚克瞻程思忠等入殺顥。溫稱疾不朝。嚴兵於第。以防不克。是日章等斬顥。溫乃入。悉收賊黨紀祥等。誅之。遂兼左右衙事。無大小皆專斷。始立制度。戢兵明禁。人漸安堵。溫謂可求曰。大事定矣。與公等克己行善政。使人家解衣而

寢於是聞者莫不感激。涓襲位。遷溫昇州刺史。淮南節度副使。七年起復檢校太尉。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內外馬步軍指揮使。是時大臣劉威陶雅李簡之徒皆與行密同起義。勳高任重。溫以一旦之功起居其上。皆內意不服。李遇嘗謂人曰。徐溫何人。吾素所未識。而遽至此。豈可入覲耶。乃密議誅溫。溫知其謀。遣柴再用討之。遇出降。遂夷其族。於是雅等始懼而來覲。溫盡禮事之。如見行密。雅等乃安。中外遂定。以平李遇功加平章事。遷行軍司馬。領浙西節度。十二年溫請就藩以治舟師。乃加浙西招討使。封齊國公。以金陵京口毗陵宣城新安池陽六郡爲都督府。溫以金陵形勝之地。乃大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溫徙治金陵。以第三子知訓爲淮南行軍副使。留廣陵以輔政。十五年知訓爲朱瑾所殺。以長子知誥代焉。時中朝多事。南北道絕。諸將分守郡府。雖尊奉盟主。而政令征伐。多以便宜從事。溫以都統權不足臨制。乃定冊建吳國。改年武義。稱制。拜溫大丞相。封東海郡王。越人攻常州。溫率衆拒之。戰於無錫。大敗越軍。越人多舟師。是歲旱。江河皆竭。諸將白溫曰。此天亡越之時也。可盡車徒之勢。一舉而滅之。溫曰。天下紛紜。民甚困矣。錢公亦未可輕也。若連兵不解。方爲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其勢不得不服。使兩地之民各保室家。吾輩亦高枕爲樂。豈不快哉。多殺何爲。乃遣使盡以俘歸之。於是越人請和。順義三年。後唐莊宗滅梁。始通使於朝。五年封溫東海王。賜車輅黻冕。七年十月卒於金陵。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諡忠武。

九國志卷四

南唐烈祖以晉天福二年受吳禪至後主煜乙亥歲國滅蓋宋開寶八年也歷三主凡三十九年

世家

烈祖

姓李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初為徐溫養子冒姓徐氏名知諳吳太和二年嗣溫位天祚元年封齊王三年受禪改元昇元國號齊尊溫為太祖武皇帝昇元三年二月乙亥改

太祖廟號為義祖己卯改國號曰唐復姓李氏更今名七年二月庚午薨年五十六諡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葬永陵

元宗

名璟字伯玉初名景通昇長子昇元七年三月己卯嗣位改元保大十五年改元中興是年臣屬於周奉正朔蓋周顯德五年也宋建隆元年六月己未薨年四十六請於宋許復帝號

諡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葬順陵

後主

名煜字重光初名重嘉璟第六子宋建隆二年六月嗣立即位十七年至開寶八年十一月宋將曹彬滅其國後主降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辛卯薨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贈太師封吳

王葬洛陽北邙山

列傳

周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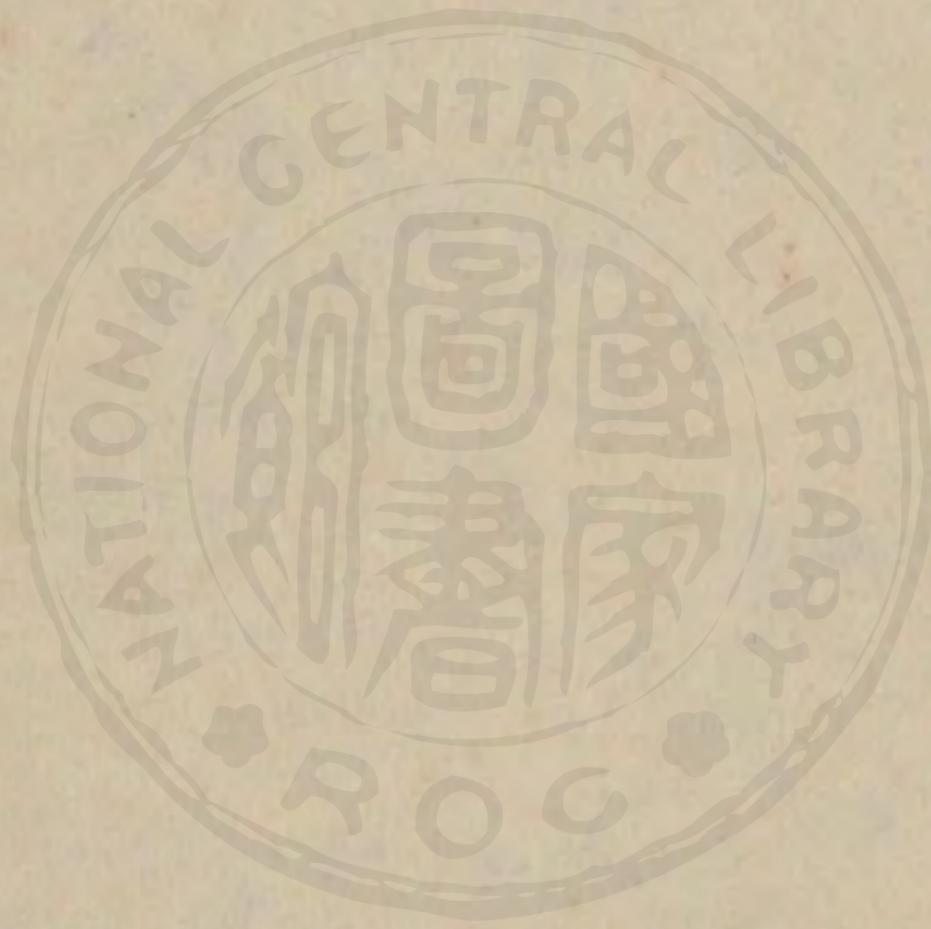
周本

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祠廟隴畝皆在子孫守故土者猶數十戶本少孤貧嘗在田里獨格

猛虎。唐末大亂。投楊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先登深入。蒙犯矢石。身無完肌。及歸營。自燒鐵烙其瘡。飲啗言笑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祐五年。楊氏始得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郡兵十萬來爭其地。屯於象牙潭。楚人取高安爲之援。江南守將劉威告急。判官嚴可求荐本可用。時本從軍圍蘇州不克。恥之。稱疾不出。可求卽臥內強起之。本曰。蘇州之役。非彼彊我弱也。蓋上將權輕。下將專命。故爾。今必見用。願無任偏裨。可求爲言。楊氏許之。得選兵七千。使救高安。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也。爲全諷聲援。爾若先敗。全諷楚人必走。乃疾趨象牙潭。劉威要之宴犒。不留。或曰。賊勢甚盛。宜審觀形勝。定計而後進。何其遽也。本曰。賊有十倍之衆。使吾軍知之。必將奪氣。須乘其銳而用之。旣至。指授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兵皆潰。楚人果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棄城走。於是江西之地始定。以本爲信州刺史。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歛。越人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璋。旣至。越人解圍。陣於城下。璋以其衆來奔。裨將呂師造曰。賊去我咫尺。而勒陣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爲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爲然。乃還。越人躡之。至中道宿。半夜佯驚。棄輜重走。先設伏於道左。越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殲其衆。越人累至。皆敗之。唐莊宗入濟陽。吳遣司農卿盧蘋使於濟陽。莊宗問吳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入。爲雄武統軍。出爲壽州節度使。移鎮廬州。拜太尉。中書令。封西平王。本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吏民愛之。性純朴。技藝無能者。唯軍旅之事。則如夙習。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皆位望隆重。故諷之以爲推戴之首。本以昏耄。仍不知時變。皆少子祚左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川王濛。廢處

歷陽聞將授終乃殺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趨詣本本將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一見祚閉中門拒之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隨衆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數月而卒子鄴有戰功亦至廬州節度使

卷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五第五頁



九國志卷五

吳越年武肅王以唐乾符二年起臨安至宋太平興國三年忠懿王納土歸朝凡三世五主有國九十八年

世家

武肅王姓錢名鏐字巨美杭州臨安人唐乾符二年兼中書令二十四起兵討賊歷事四朝累加天下兵

以王禮葬安國縣衣錦鄉茅山之原

文穆王名元瓘字明寶初名傳瓘鏐第七子後唐長興三年四月己未嗣位先是鏐以中原喪亂

遺命用藩鎮禮仍遵中國年號在位十年於晉天福六年

忠獻王名宏佐字元佑元月乙卯薨年二十勅諡忠獻於申嗣位在位七年

忠遜王名宏侖字隆道元月乙卯薨年二十勅諡忠獻於申嗣位在位七年

位於弟宏侖居東府二十年始薨年四十四

忠懿王名俶字文德初名宏俶元月乙卯薨年二十四勅諡忠懿以王禮葬會稽秦望山之原

縣之賢相里陶公原

列傳

杜建徽

鮑君福

成 及

顧全武

黃 晟

杜建徽

建徽字延光新登人父稜廣明中爲鎮海軍節度副使歷常潤二州刺史兩浙行軍司馬黃巢之亂稜歸鄉黨保聚徒衆得十餘人號武安都鏐與董昌起兵石鏡及平劉漢宏其衆漸盛稜謂諸子曰吾每責人不過十罰則爲之傷心竊觀錢公每臨斬決皆談笑自若成大事者必此人也遂率衆歸附於鏐光啓中從征薛朗以稜爲常州刺史尋遷潤州乾寧中安仁義逼東陽命稜率師討之仁義宵遁鏐平宣州以其降卒隸中軍號武勇都爲腹心稜常患之密遣人白鏐曰狼子野心稜觀武勇都士卒終非大王所蓄願易之鏐不聽及徐綰叛鏐思稜言遣祭其墓建徽少彊勇不與諸昆弟類嘗自署軍事押衙稜聞之頗加詬責建徽出顧左右而歎曰大丈夫何止一軍校耶後隨稜歸鏐稜治常州爲淮人所攻建徽率兵馳赴父難未及境而城已陷遂還新登後稜自淮南歸軍中嚴整無改稜甚嘉之累從征伐未嘗介甲所至輒有功軍中謂之虎子乾寧初從征董昌流矢貫臂而戰不輟開平中從征姑蘇與敵遇於河河梁斷策馬徑渡及岸而馬斃因葬之至今馬塚存焉徐綰之亂建徽率所部自新登來赴難或有勸鏐東保會稽者鏐未之答建徽按劍叱之曰事若不濟當同死於此誰敢東渡耶鏐甚壯之睦州陳詢叛建徽之姻也鏐疑建徽不言俄有睦州親吏來降持建徽所遺詢書以示鏐皆戒勵語鏐大嘉歎賜建徽錢百萬從兄建思嘗譖建徽言其第中蓄兵仗將爲異圖鏐遣人密視之一日建徽方食堂上使者至徑抵臥內建徽但食不顧鏐感悟益加殊待性儉率出入導從不過數人凡得賜予皆散施鄉里親族每朝使至鏐與之宴

必指建徽以示之曰。此杜丞相。今日至此。皆其力也。其孫昭達爲宏佐內都監使。盛治第宅。建徽曰。乳臭兒不諳事。乃爾。後昭達果以罪誅。嘗從擊鬪于廣場。盤辟大呼。舊所中箭鏃。忽自臂中迸出。人皆壯之。初稜之將死也。散財物於諸子。至建徽。但得一笏。謂曰。此吾所秉者。唯汝能保之。建徽自授節鉞。至於丞相。封鄖國公。皆奏授朝命。子弟多至二千石。連姻公室。人稱其盛。乾祐三年卒。年五十八。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頁

鮑君福

君福。字慶臣。餘姚人。少羈貧。性淳厚。有膽勇。餘姚有井。面闊丈餘。橫以雙梁。水深不可測。君福每醉。必寢其上。及從軍。以驍勇聞。初事劉漢宏。及鏐東討。乃率其黨來附。號曰歸明都。累從征討有功。能馬上輪兩劍。望之若飛電。沈默少語。軍中謂之鮑不鬧。淮人寇三衛。以君福爲應援使。屬刺史陳章叛。淮人入其城。楊行密令其將李元嗣監守。君福署以郡職。君福不受。鏐聞之。恐其被害也。乃密與絹書。令其就職。君福竟拒之。一夕與元嗣飲。伺其醉而殺之。奔歸錢塘。授衢州刺史。淮人屢寇其境。君福每擊破之。及罷歸。鏐勞之曰。公在郡數年。戰鬪而已。豈爲優賢邪。因復遣之任。元瓘領清海軍節度。辟爲副使。同平章事。兼侍中。天福五年卒。年七十七。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頁

成及

及。字宏濟。錢塘人。祖克平。唐嘉王府長史。父貞。國子監博士。及性純厚。爲鄉里所知。光啓初。江浙兵亂。及保聚於富春。稱靜江都。劉漢宏作亂。及以所部兵從鏐討之。漢宏平。鏐宴犒諸軍。北闕鎮將孟安亂於席上。拔劍將擊鏐。坐中驚愕。不敢動。及徐起。舉胡牀。格孟安仆於地。左右因擒殺之。以功奏遷散騎常侍。靜

江軍都指揮使潤州刺史薛朗。常州刺史丁從實叛。鏐命及討之。破朗軍於陽羨。進圍毗陵。從實具牛酒以犒之。並遺美女於諸將。及大怒曰。我當菹醢從實而食之。今乃以酒炙女子悅我耶。因盡索諸女斬之。親督諸將攻陷其城。從實遁走。以功奏授越州防禦副使。潤州刺史阮結卒。命及代之。遷蘇州刺史。乾寧三年。淮人攻姑蘇。常熟鎮將陸郢等以兵應之。及不能守。遂降於楊行密。行密入城。閱府庫。多圖書藥物。由是重之。與歸淮南。署行軍司馬。及拜泣曰。及以百口託於錢塘。姑蘇城陷。不能忍決。豈忍更圖富貴。願以一介之軀。贖百口之命。乃引佩刀將自刺。行密遽起執其手。因厚禮而歸之。鏐迎勞郊外。把袂以泣。署鎮海軍節度副使。徐綰之叛。從鏐還至北郊。鏐微服將入城。及代乘其車。行與賊鬪。鏐遂得入。綰平。奏授保大軍節度使。遷彰義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乾化三年卒。年六十七。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二十二頁

顧全武

全武。越州餘姚人。少時常爲僧。博通外學。機警有才略。鏐每延接與語。甚器之。及入都建國。因辟令從戎。以爲裨將。軍中號曰顧和尚。討賊有功。累遷武勇都知兵馬使。乾寧三年。董昌據越州叛。遣裨將崔溫。李蕙率兵屯石侯。全武率衆擊破之。臨陣斬溫。蕙。湖州將徐應起兵以應昌。與淮人圖嘉禾。全武擊破其烏墩。光福二柵。以屯西陵。三年。昌將徐珣。李元賓據肅清。四封九卿之地。全武自西陵擊破之。珣。元賓皆乞降。盡總其衆。昌又遣裨將湯白守石城。袁邠守餘姚。全武自西陵趨石城。與白遇。大戰石城東。斬首千餘級。白僅以身免。去會稽三十里。不敢出援。復攻餘姚。袁邠堅壁自守。昌遣將徐宣率兵援邠。全武潛師斷其要衝。俟軍半過。橫出擊之。殺二百餘人。擒徐宣。翌日。袁邠以城降。全武進軍圍會稽。昌閱戰五雲門。懸

玉帛以誘我師。全武率勵諸將，并力擊之。昌懼，退入城中。遷全武諸軍都虞候，東面都知兵馬使。遂攻五雲門。時淮將臺濛陷姑蘇，鏐欲遣全武屯西陵以備北寇。全武曰：「賊之根本繫於越州，豈以失一姑蘇而遂緩大衆耶？」當先拔越州，後復茂苑，未爲晚也。鏐從之。俄而越州陷，執董昌以歸。奏加全武檢校太保、明州刺史。四年，與沈夏許再思率師由海路以赴嘉禾。諸將欲緩入，全武曰：「嘉禾圍閉久矣，莫知我之勝負，宜速往慰之。」因倍道而進。城中見我軍旂幟，皆稱萬歲。全武與昌將李宗禮頓全戰於城外，大破之。獲頓全宗禮以歸，餘衆遁去。俘千人以歸。嘉禾平時，吳將田頽守吳興，聞之亦遁去。全武追襲百餘里，斬馘沈溺者千計。遂督衆克復蘇州。吳將臺濛棄城遁去。時淮軍屯崑山，全武擊破之，擒吳將秦裴。光化二年，加贊忠去僞功臣。天復初，淮將李神福攻衣錦城，鏐遣全武率兵禦之。全武素輕神福，領衆夜掩其軍，爲神福所敗。執全武送於淮南。鏐方食，聞之大驚，以匕擊案曰：「喪我良將！」二年，楊行密遣使來求秦裴，因歸全武。鏐大喜，以秦裴報之。是歲，徐綰許再思叛，圍外城。鏐懼，綰據會稽。將令全武領兵屯越州。全武曰：「東府不足往，當詣邗溝。」鏐曰：「何也？」全武曰：「綰急，必召田頽來，則淮南興師矣。」鏐乃令全武行成於吳。全武又曰：「獨行必不濟，請擇諸公子與之同往。」鏐乃以元璩聘楊氏與全武俱行。至廣陵，楊行密乃遣使召頽還師。明年，全武與元璩同歸。長興初，以疾卒。年六十五。全武寬裕有謀略，善撫士卒，喜怒未嘗形色。每大敵在前，擊鼓動地，分布行陣，頤指口授，怡怡如也。嘗圍淮將秦裴於崑山，裴援絕不降，頗殺傷士卒。全武自爲長檄以諭裴，裴乃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觀之。旣發函，乃佛書一卷，蓋以全武曾爲僧也。諸將失色。全武大笑曰：「爾不卽死，何暇相諠也。」及裴降，乃爲言於鏐。卒全活之。時人稱其長者。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二十二頁

黃晟

晟。明州鄞縣人。少驍勇。始應募於望海鎮。鎮中立表。選魁梧者。晟以矮陋不中選。隸都虞候林膺。膺甚倚之。後潛歸鄞。江募衆。據平嘉埭。權知州事。楊僕召補平嘉鋪將。有衆千餘人。初劉漢宏以台州賊婁文知明州事。僕率兵擊破之。其黨杜宗自寧海鎮率鄉豪據奉化。晟自平嘉以所部兵擊之。擒杜宗。赦而不殺。盡驅使還台州。獲其粟帛。悉屬於本道。遷飲飛都副兵馬使。徙奉化鎮將。餘姚鎮將相喜率衆侵越州。董昌禦之不利。晟領兵追喜殺之。昌奏授晟左散騎常侍。充浙東道東面副指揮使。會明州刺史鍾季文卒。晟遂據其郡。晟好禮。尚文士。江東儒學之流多往之。辟前進士陳鼎。羊紹素以爲賓介。頗加優待。築居於城中。謂之措大營。董昌將僭竊。晟每移書諭之。及鏐舉兵。乃率衆來應。破越州。晟功居多。在任十八年。開平三年卒。時屬郡刺史卒多遺疏請立其子。晟疾亟。獨上疏不請。以子爲嗣。凡府庫所蓄。必題曰送使。鏐頗歎其忠順。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二十三頁

九國志卷六

前蜀高祖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至後主咸康二年國滅父子二世凡三十五年

世家

高祖也姓王名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會黃巢亂與鹿宴宏等西迎僖宗於蜀時中和三年十二月馬過煙焰中既至興元命為壁州刺史大順二年破陳敬瑄入成都為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曰蜀明年改元凡改元五武成三年永平五年通正一年天漢一年光天一年共在位十二年於光天元年六月薨梁貞明四年也七年十二月諡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
後主名衍字化源初名宗衍建第十子光天元年癸卯嗣位改元乾德至六年改咸康是年十二月化源為後唐魏王繼岌破滅出降時唐同光三年也明年四月己丑被殺於秦州驛年二十八

列傳

王宗裕 王宗壽 王宗鑑 王宗佶 王宗翰

王宗滌 王宗侃 王宗瑤 王宗播 王宗鉢

王宗弼 王宗範 周博雅 晉暉 張造

張劼 李簡 潘在迎

王宗裕

宗裕、建之宗屬。幼從建入爲牙校。善遁甲。絕甘分苦。得將士心。大順二年。與王宗祐克西川。遷青州刺史。建伐梓潼。爲第二指揮使。建親督諸軍力戰。宗裕必冒矢石以掖衛之。東川平。諸將爭功。宗裕口未嘗言戰。謙和接下。人皆服其沈厚。爲東川留守。昭宗下詔加以眞命。武成初。召歸。總成都城內外諸軍事。其導從不避成都尹崔隱。隱懲其僕。宗裕大怒。入白建。建曰。京尹五大長長。汝有識之士也。不能教戒。參從。反令我責大尹耶。宗裕僂俛而出。再爲東川節度副大使。班白者攜幼以迎於道。封通王。永平初。建興師取秦鳳州。再至緜谷。宗裕饋輓貢獻。道路相望。建以其盡瘁。明年乃改東川爲武德軍。以宗裕爲節度使。宗裕旣秉旄鉞。遂貪冒財貨。以白金百兩作鋌。鐫記年月。每五鋌爲一束。以生牛革裹之。子諫曰。牛革著物堅韌。後難可開。宗裕叱之曰。何更開也。罷歸。衍慰諭久之。自謂功高。以征伐爲己任。築第蜀城中。頗侵損民舍。有酤者青陽家不徙去。宗裕遣人以巨虺寘其舍中。復投以汚穢。酤者將訴於建。宗裕懼而止。又於郊外開廣林莽。壞掘邱墓。立亭榭。鑿池沼。樹花木。攜妓縱酒爲樂。一日方醉。坐軒檻中。見數人衣冠甚偉。謂宗裕曰。與君幽顯異路。何相陵太過。因相顧大笑。宗裕亦笑。遽仆於地。寢疾不數日卒。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一頁

王宗壽

宗壽、建宗人之子。幼從征伐。警悟有機辯。好琴碁。篇什方術。皆臻其妙。建入蜀。奏署懷節軍使。以所部鎮遇江原縣。嘗於許汝間得一鐵鏡。晦不可鑒。屢令工人瑩之。了無所睹。著巾奩中有日矣。至是忽覽之。光

采煥發。因見市舍中一小兒，青衣卍角，獨坐。宗壽異而使人召之。小兒曰：「何以知我至此？」宗壽以言怛之，不懼。因曰：「我與鐵鏡來耳，公不見還，神物終當化去。若以還我，他年當有報也。」宗壽出鏡與之，乃長揖謝去。後宗壽得辟穀行氣之術，或謂小兒傳之。乾寧初，建令率所部兵平南充，遂知果州事。安輯離散，得郡牧之體。武成初，封嘉王。荆南高季昌略地三峽，建以宗壽爲忠州節度使，兼行營招討使，以鐵鑠斷夷陵。江季昌戰艦不能進，宗壽禦之，大敗荆人。季昌奔歸，以功加中書令。宗壽性方正，樂於恬退，自歸成都，以修鍊自娛。與孟繼平許寂、楊珍爲入室清談之友。未幾爲金吾上將軍，持法平正。院吏周郃受贓鬻獄，宗壽捕鞠得其實，郃以重貨求救於大閹爲解。宗壽不聽，竟弃郃市。建討鳳翔，以宗壽爲第三招討使，取陳倉還，衍襲位。宗壽請老，久之，衍耽酒色，時宣華苑初成，數爲長夜飲。宗壽在坐，諫衍請以社稷爲念，少近盃酌。因感激流涕。佞臣潘在迎、顧在珣、韓昭等奏曰：「嘉王酒悲無怪也，乃大爲諧謔而罷。後起爲武信軍節度使，破雞子槽賊，擒其魁李茂章，請納賂以求免。宗壽曰：『吾歷官四十年，未嘗受同僚之遺，況爾賊乎？』」遽命斬之。唐師入境，郭崇韜遣使遺宗壽書，宗壽不納。聞衍降，乃治裝赴闕。時衍先次岐陽，宗壽請於李嚴求謁。衍見之，泣下曰：「早從王言，豈至今日？」及衍遇害，奔入熊耳山，依定林寺。明宗卽位，詣闕自陳，賜與甚厚，授保義軍節度使、行軍司馬。上表請葬衍，許之。初，衍至秦川驛，母妻及子弟遇害者十八人，並藁葬道左。至是，宗壽盡易棺斂，縞素徒步，親自營護，皆葬於三趙村。聞者義之。明年授淄州刺史卒。卷一萬八千三

百三十六
第二頁

王宗鑑

宗鑑建從子也。以偏裨從征。建入閬州。署都知兵馬使。從征東川有功。遷廣都鎮遏使。天復中僖宗反正。建令宗鑑以所部兵奔問行在。授北路第二班馬步軍排陣使。建親征山南。以宗鑑爲御營使。師還留屯平利。時岐將劉知俊等統領大軍分路來攻。由階成路奪固鎮糧。宗侃唐襲等禦之。至青泥嶺。爲知俊所敗。退保西縣。會大雨漢江漲。宗鑑自羅村得鄉導。緣山而行數百里。與宗播遇於鐵谷。合軍出湯頭。時知俊自斜谷山南直抵興州。圍西縣。軍人散掠巴中。宗鑑與宗播襲之。會建亦至。遂解西縣之圍。以功遷山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從征秦鳳。遷中書令。衍襲位。加太保。乾德六年卒。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第一頁

王宗佶

宗佶。豫章人。本姓甘氏。幼穎利。建討徐堂舉於江西。獲之。憐其慧黠。是時諸子未生。遂收爲養子。每給事帳下。後從建入閬中。隨諸將征討有功。補貔虎都指揮使。遷嘉州刺史。乾寧中建克緜州。以宗佶爲兵馬留後。尋加檢校太傅。知節度事。未幾移鎮梓州。昭宗幸鳳翔。建遣宗佶與宗滌等率步騎迎駕。至山南。降節度使王萬宏。以功加檢校太尉。武成初。進爵爲公。拜開府。守中書令。宗佶恃其位隆地長。頗專征伐。而諸將皆避之。多樹朋黨。策勳錄舊。高下在心。附順者超擢。違戾者擠之散地。及宗懿等兄弟成長。內不自安。遂與御史中丞鄭騫判官李綱謀。求爲方鎮。欲爲亂。建知之。因進封晉國公。罷其機務。宗佶憤怨。陰養死士。出入臥內。將圖不軌。鄭騫等又教宗佶求爲大司馬。盡總六軍。并乞爲儲貳。表連上。而辭甚不遜。建未之罪也。忽一日請對。言詞甚悖。建勉諭令出。終不肯。因叱衛士撲殺之。騫綱並賜死。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八頁

王宗翰

宗翰建之姊子也。本姓孟氏。建爲神策軍使。僖宗封其姊爲晉國夫人。宗翰最被親愛。建入蜀。以宗翰爲拱辰軍使。累遷眉彭二州刺史。封集王。賜姓王氏。授文成等州招討制置使。宗翰好蓄妓妾。後庭珠翠常百餘人。性殘虐。吝嗇。刺彭州日。部民史氏有胡讓莊。號爲沃饒。宗翰殺史氏而取之。元膺之亂。以兵入衛。建令安撫。元膺倉卒而死。建疑宗翰殺之。竟無以自辯。通正初。授通義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守興元。尹以杜堯嗣爲之佐。令規正焉。宗翰於泉倉置寨於捍龍山。與上清寨相接。分鄉兵屯守。建略地秦隴。以宗翰爲第一招討使。拔大散關。取陳倉。耀兵三壘而還。宗翰所爲不法。堯嗣多諫止之。及爲招討使。請堯嗣同行。至大散關。堯嗣腹疾。請歸府。乃自木皮店沿流而去。宗翰令以膠船載之。中流而溺。天漢元年。宗翰被病。若見堯嗣。旣而堂宇藩溷。隨其大小。皆堯嗣在焉。疾遂亟。數日卒。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二頁

王宗滌

宗滌。潁川人。本姓華。名洪。建將入蜀。寡勇敢之士。以宗滌爲殿將。宗滌膂力驍果。輕財好施。爲士卒所推。得隸神策軍爲小校。建入成都。以宗滌領前鋒兵。奪星宿寨。進攻七里亭。以功奏授威信都指揮使。邠州王行瑜與鳳翔李茂貞攻楊守亮於山南。鳳州節度使滿存禦之。爲茂貞等所敗。存與守亮退保山南。茂貞逼之。因同奔閬中。建令宗滌率兵禦之。破存等衆。斬其將梁承裕。俘數千人。景福元年。授邛州刺史。爲都指揮使。攻九隴。守亮遣將符昭率兵解九隴之圍。直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宗滌歸。夜至古城。去昭營數里。乃多設更鼓。遲明。益張旂幟。徧諸山谷。昭疑蜀師不敢出戰。宗滌命發機石。擊昭營中。聲震山谷。昭恐懼。乃夜遁去。宗滌回攻九隴。拔之。後從建攻梓州。宗滌以衆五萬先趨東川。與岐將李繼徽遇於元

武宗滌擊敗之。以功賜名。五十三指揮之首。梓州陷。斬顧彥暉。降其兵七萬餘衆。遂以宗滌爲東川留守。光化初。奏授東川知節度副大使事。二年歸覲。遂以疾乞解職。建不許。昭宗反正。梁祖與崔允叶通。盡誅中官。更相引兵。輦轂之下。咫尺不通。昭宗密遣中官仇承坦諭旨於建。建遣宗滌與宗佶宗播率步騎迎駕。至山南。逐王萬宏。據其城。授山南節度。宗佶等以其功高。搆以飛語。建疑之。因至詰讓。將加之罪。宗滌對曰。天下寇盜平矣。是大王聽邪說。誅功臣之秋也。建曰。昨在大謾天寨中。已有不軌之言矣。我念汝之勤。尚爲隱忍。今又狂率如此。豈憲章之所容也。宗滌不顧而起。建因令人監歸本營。明日盡削官爵。流於松州。旣行。縊之於城外。營中將士聞之。皆相對掩泣。初建開國造端門新樓。名曰紅樓。采繪旣畢。都人士女競往觀之。曰。看畫紅樓。建以宗滌得軍情。復有是讖。故誅之。人稱其冤。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頁

王宗侃

宗侃。許昌人。本姓田。名師。世爲鄉豪。隸名忠武軍籍。建爲部將。奏署宗侃決雲都兵馬使。光啓中。田令孜逼僖宗西幸。道出陳倉。建率宗侃同扈蹕。又從建起闔中。賜姓名。討陳敬瑄。敬瑄遣漢州刺史張頊。領萬餘人來迎戰。宗侃擊破之。敗句惟立於學射山。韋昭度來鎮西川。敬瑄遣將山行章將兵六萬拒戰。宗侃破之於浣寨。緜州刺史常厚奪留東川。顧彥暉旌節。建令宗侃討之。破其七寨。厚奔緜谷。奏授宗侃雅州刺史。遷眉州團練使。未幾授武信軍節度使。建開國。以宗侃有佐命功。進侍中。城內外都指揮使。尋加中書令。充北路行營都統。岐將李彥琛寇漢川。宗侃保安遠城。與宗鑑等三將同破岐軍。斬彥琛。衍襲位。封侃爲魏王。卒年六十六。子承肇入洛。爲行軍司馬。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頁

王宗瑤

宗瑤字寶臣。燕人也。本姓姜。名邛。以騎射隸許昌軍籍中。建擢爲隊長。建迎駕山南。宗瑤以勇伉得隸左神策軍。能馬上盤槊長丈八尺。每臨陣馳突。人望而畏之。遷威猛副兵馬使。建入閬州。爲先鋒。十九都頭。左威猛都知兵馬使。賜姓王氏。更今名。軍至緜竹。誘諸蠻酋帥蹇諫等。得其兵數千人。破常厚。授蜀州刺史。昭宗幸蜀石門。詔建赴難。以宗瑤爲北路行營都指揮使。奏授嘉州刺史。天復中。授武信軍節度使。建開國。加太子少傅。後封臨淄郡王。建病亟。以宗瑤爲金吾使。參預顧命。衍襲位。授太傅。嘗自作高冢。遇暇則酣酒高歌於其中。無疾。忽一旦默坐而卒。年六十七。人以其爲知死。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六頁

王宗播

宗播字昌遠。上蔡汝陽人。本姓許。名存。少有膽勇。秦宗權據上蔡。召募豪傑。以宗播爲裨校。宗權爲梁祖所破。部下皆逃散。宗播亡抵荊州。聞郭禹在歸州。頗完聚。得士卒心。遂往依焉。禹知其材。令統青州元從兵三萬人。時襄州兵圍逼荊州。靜江遊奕將牟權領衆屯清江源。據大山列寨。諸營危窘。宗播言於禹。請討權。於是伏兵清江岸中。遣列校蔡行能捨舟直抵山下。權素輕行能。罄軍來戰。行能遁歸舟中。權盡銳逐之。宗播發伏兵掩其後。擒牟權。收其軍實。以歸於禹。禹大喜。俄而荆帥張瓌求救於禹。命宗播率岐州兵解其圍。禹度瓌懦弱。因據其城。秦宗權上蔡別將常厚以數千人由均房來攻夔州。刺史毛湘棄城遁去。保白帝。厚圍之。禹與宗播以十權子兵寨於南山。以攻厚。厚令夔校韓楚言罵禹。禹不勝其辱。宗播請以壯士五十人。夜斫其營。上赤甲山。揭巨石投厚寨中。厚恐懼。與百人遁去。遂破其寨。復取夔州。毛湘奔

成都禹令捕韓楚言已爲其妻所殺矣。先是楚言妻李氏語其夫曰：君嘗爲常司空，罵郭尙書，今寨柵危急，鋸解之苦，旦夕至矣，不如早爲之所。楚言不忍，曰：且看事勢。李度楚言終不引決，乃以刃自後斷其首，并殺二男一女，曰：無爲他人所魚肉也。遂自刎死。禹聞之大驚駭，爲給棺殮，刻石以旌之。留行軍劉昌美守夔州，與宗播泝江而上，郡縣望風而潰。號宗播爲許掃土。禹至萬州，賞功以宗播爲萬州刺史。宗播不得志，居歲餘，禹遣人偵之，見宗播不治州務，但出蹴鞠，乃曰：萬州必背我，勻脚力耳。遣卒三百襲之。宗播踰垣夜遁，遲明其衆稍至，遂保豐都。禹攻之，宗播奔成都，建得之甚喜，命以所部屯蜀州，賜姓名，奏授緜州刺史。建討王萬宏，以宗播爲前鋒，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乘勝傳其城。萬宏降，以功奏授漢州刺史。加檢校太保，建卽位，改金吾衛上將軍，領彭州團練使。岐將劉知俊圍西縣，宗播爲四面招討，馬步使夾廉讓、水置連珠寨，首尾相應，以勁卒二百出五動磴擊之，岐軍大敗。遷武信軍節度使，又敗諸蠻於潘倉，加兼中書令，爲三招討。攻隴州，降李繼岌，封臨穎郡王，被病歸。建至其第，執手曰：北面開拓，公之力也。衍襲位，授太子少傅。乾德五年卒，年六十八。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六頁

王宗鉢

宗鉢，許昌人，本姓李，名武，父裕爲忠武軍小校。鉢少無賴，善騎射，建募義兵，迎駕，得宗鉢，以隸帳下。至岐山，屢有戰功，署爲隊長，尋遷爲裨將，以勇過人，號爲武子路。建入蜀，賜姓名，常寘左右，遇敵必自挑戰，挾人奪馬而還，遂爲軍中所推，建攻成都，一日城內出數騎直抵七里橋，宗鉢因躍馬奪關子門，蜀將宗行能策馬援槊而至，將及宗鉢，伴墜馬，奪槊以刺，行能徑走入城，宗鉢逐之，至門而還，建慰勞久之，撫背曰：

吾得成都當宥汝十死。洎建開國授普州刺史。性輕率好貨恃勇不法。未周歲以訟免官歸成都。卷一萬八千一

百三十六
第七頁

王宗弼

宗弼許州人。本姓魏。名宏夫。以家籍隸忠武軍。建討王仙芝。尙君長。皆在帳下。建取閬中。補義勇都十將。賜姓名。及入成都。改左驍騎都知兵馬使。累遷嘉眉二州刺史。建征果州。宗弼掠地於飛鳥。爲顧彥暉所獲。彥暉責之曰。王公見討。而君爲大將。不能諫止。何敢來見。宗弼曰。罪固當死。但念平昔與相公有素。故敢來也。彥暉笑而釋之。先是岐將常厚攻梓州。彥暉乞援於建。建遣宗弼等援之。臨行。建謂宗弼曰。汝等破賊。彥暉必犒汝。汝當報宴。俟彥暉至營中。則擒之俱來。庶免後舉也。宗弼如其約。及將報宴。而宗弼告之。彥暉遂以疾辭。故宗弼以爲言。於是厚待宗弼。以爲養子。及彥暉兵敗。建圍之益急。彥暉弟彥瑤有武勇。知其城必陷。請彥暉聚族沈飲。自裁。無爲它人之所魚肉。一日城陷。彥瑤仗劍入室。宗弼與諸子尙在。彥暉顧宗弼曰。爾非我子。可自求生也。因壞垣而出。彥瑤遂刃彥暉與諸子而自刎。建入梓州。宗弼束身自歸。建待之如故。逾年復令將上軍。再授嘉州刺史。封鉅鹿郡王。天貞軍節度使。衍襲位。拜宮城內外都指揮使。判六軍事。封齊王。衍將往秦州。宗弼曰。唐兵壓境。秦州何可去耶。又上表切諫。衍怒擲之於地。衍次利州。唐師已入散關。陷鳳州。衍遂遣三招討屯三泉。以拒唐師。未戰。三招討俱遁走。因令宗弼守緜谷。而誅三招討。宗弼遂與三招討同送款於魏王。乃還成都。斬宋光嗣等。函首送於魏王。遷衍及母妻於西宮。貴戚納金寶。進妓妾。救死於宗弼者不可勝計。微有絀誤者。咸遭戮焉。盡輦內藏之寶貨歸於其家。魏

王遣使徵犒軍錢數千萬。宗弼輒斬之。魏王甚怒。及王師至。令其子承班齋衍玩用直百萬。獻於魏王。并賂郭崇韜。請以己爲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之物也。焉用獻來。魏王入城。翌日數其不忠之罪。并其子斬之於毬場。軍士取其尸。燔而食之。先是蜀有謠言曰。我有一點藥。其名爲阿魏。賣與十八子。至是宗弼背國歸唐。果其驗也。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七頁

王宗範

宗範本姓張氏。幼喪父。隨母周氏再適建爲九夫人。宗範年十歲。冒姓王氏。及建開國。立周氏爲后。宗範沈厚寡言。好延納名士。親從軍。晉暉以女妻之。封夔王。加太子少師。永平四年。黎州蠻入寇。以宗範爲第一招討使。宗播宗壽副之。乃以所賜金募果敢士。出邛峽關。至潘倉。大破蠻衆。斬其首領趙嗟政。追奔至山口城。與宗壽合。殺八千餘人。擒蠻王子趙龍眉等三人以歸。加中書令。後隨衍入洛。至長安。張錢爲節度留後。宗範以珍玩賂錢。請復姓爲猶子。易名師範。後唐天成初。王宗壽改葬衍。師範來弔贈。宗壽不與齒。後爲雍州行軍司馬而卒。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一頁

周博雅

博雅。潁川人。唐光啓中爲龍州司倉參軍。考滿將歸闕。以川路梗澁。乃寓止緜谷。建至。博雅補策謁。建於軍門。建素聞其名。一見忻然。接待甚厚。置之賓席。博因說建曰。唐祚將終。有土疆者恣爲吞噬。以強併弱。然以僕觀之。皆非濟世之具也。明公御衆有術。臨事能斷。僕昨在龍州。已爲明公籌之矣。自主上蒙塵。明公親鞚乘龍。匍匐棧道。懷國璽以從。周旋患難險阻之中。勤亦至矣。及論功受賞。不過刺史。今端守一隅。

坐待窘迫。非君子豹變之象也。且葭萌四會五達之郊。非久安之地。若不薄人。人將薄我。不如果園地與民豪。楊行遷爲陳田之肘腋。控扼要害。不修職貢。以明公臨之。可一鼓而擒也。得其地以廣形勝。得其士以增卒伍。此策之上。不可失也。建然之。遂取園中之地。乃奏署博雅爲判官。建赴成都。爲陳敬瑄所拒。退無所保。建甚危之。博雅曰。兵家勝負無常。古者出師。自非晉重耳之賢。豈有一戰而霸者。今邛南城壁完。粟支數歲。取之可以斷蜀右臂。願明公留意。建曰。吾少在戎行。備知民意。若無受鉞之將。必謂自圖其利。今欲請朝廷。命將出征。吾當助成其事。博雅曰。善。乃令博雅作奏牘。朝廷嘉之。下詔褒獎。乃授韋昭度西川節鉞。令與建同討敬瑄。割邛蜀黎雅四川爲永平軍節度使。建壁靈池。與王師戮力逾年。會糧運不繼。建欲請韋公班師。因謂博雅曰。韋公歸闕。我當以兵塞劍門。朝廷謂我何。博雅曰。今皇綱不振。疆臣掣肘。朝廷命令不出。閨壺明公當折節爲軍民計。豈得顧此也。於是建乃請韋公歸闕。而上表自陳。急攻成都。克之。奏授博雅觀察判官。後出知渝州。未幾詔加節度判官。遷嘉州刺史。建開國。召拜成都尹。遷御史中丞。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建薨。葬永陵。博雅議山陵事。俄請老。遷左僕射。出爲永平軍節度使。雲南安撫使。依舊平章事。卒年六十六。博雅本名詳。犯孟知祥名。蜀史追改之。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第六百三頁

晉暉

暉。許州人。父和。爲忠武軍列校。暉少有膽氣。杜審權鎮許昌。以暉爲頭營十將。從鹿宴。宴宏迎駕。至山南。宴宏遲留不行。暉素與建相善。謂建曰。鑾駕將回。宴宏觀望不進。而姑息吾輩。甘言見誘。苟不自圖去就。禍且及矣。不如以所部兵爲勤王之舉。不爾爲宴宏所累。且宮車反正。以吾等爲賊黨。何面目行於天下。建

然之。遂俱行。迎至三泉。僖宗嘉之。名其軍曰忠義。以暉為指揮使。隸右神策軍。及再幸褒斜。復統南營兵。與建同為先鋒。天子居梁。暉統四部兵屯黑水。修營棧道。往來無阻。朝廷慮其疆盛。因罷拱衛。授集州刺史。以散其朋聚。一歲之中。凡歷數郡。蓋欲窘之也。建圍梓州。遂往會焉。建以暉為壕寨使。建開國。授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黔中郡縣多屬涪陵。比部員外郎陳凝為涪州守。以暉制銜中。不帶涪州刺史。遂不納牌印。暉上疏歸之。凝責授瀘州司戶。暉招來逋竄。剷除蠹弊。州民愛之。罷上表請老。日夕與親友宴。談噓為娛。嘗自言曰。吾生罹多難。學執干戈者。為求飽煖耳。今至此矣。復有何望。我嘗拔王宗魯於行陳。今致位將相。女復為王妃矣。分封宏農郡王。卒年七十九。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四頁

張造

造。長社人。父公素。齊州長史。造幼好兵家之學。年二十應募。隸忠武軍。從鹿宴宏出征。及宴宏據褒中。心無回志。因與建謀曰。吾輩遠離鄉土。保聚無名。今大駕將回。主帥反側。或隨其逃遁。則皆賊也。不如率眾拱衛。以取美名。建納之。遣使上表。僖宗驛召旌賞。遂參翊衛。隸神策軍。及再幸褒中。以扈從功。授萬州刺史。道阻不能去。會建起兵閬中。以造為行軍司馬。廣漢糧盡。建慮軍情有變。謀各據一郡。以自固。造首倡大義。慰諭將士。眾皆感悅。龍紀初。詔授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遷茂州刺史。從討陳田。引軍攻窄橋。為陳敬瑄所敗。歿於陣。年四十五。建以其死事聞。詔贈司徒。子彥昭為感德都知兵馬使。從建收巴西。破葛佐。授劍州刺史。建圍梓州。彥昭攻堅力戰。歿於陣。建痛惜。撫其尸。以泣曰。父死於前。子繼於後。忠勇之節。出

卿一門矣。卷一萬八千一百一十第百頁

張劼

劼長葛人善推步之學少隸忠武軍籍從討王仙芝以勇敢稱建以所部迎駕署劼義勇都判官復隸神策軍乃總占候之要著太一元精秘訣譟七十一首以獻僖宗奇之詔與建同列從建起闔中破德陽寨斬王彥儔時建屢爲山行章所困劼每臨陣拔槩蒙輪殺十餘人敵爲之稍却奏署定信軍都知兵馬使大順中與王宗保同破浣花寨建將入成都城中多亡命不逞之徒建恐其搆亂乃令劼爲諸都斬斫使兼左右廂都虞候以誘掖鎮撫之劼既入城索無賴者得百餘人悉鞭其胷死者相藉中外帖然不敢偶語建卽位歷眉邛二州刺史卒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四頁

李簡

簡許州長葛人少以驍勇隸忠武軍從鹿宴宏出征有功遷爲列校建起闔中簡爲義勇都副兵馬使大順二年陳田遣將屯西浦簡以所部擊破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與常厚舉兵援陳田建令簡逆擊之相遇於鍾陽簡謂諸校曰賊遠來多疲及其未成列擊之遂整陣鳴鼓而進連破其七寨斬首千餘級擒其將楊知宥楊行立等獲其軍資甲兵不可勝計建攻毛湘於邛州以簡爲前鋒晉原守任從誨領步騎二萬銜枚奄至解邛州之圍簡曰賊輕而驕正可用奇不勞與戰乃分步騎三千爲兩翼潛河村俟其半過夾擊之從誨敗俘甲馬數千俄而邛州軍使任可知斬湘以降建令簡入城慰撫景福中彭州部將李堯率兵焚繁雒以援常厚建令簡逆擊之臨陣斬堯遂進攻其城連拔七寨常遁走建獻捷於朝以簡爲邛州刺史卒於治所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第五頁

潘在迎

在迎字亞卿。前蜀樞密使炕之子。身長六尺。精神警悟。少任俠。不修細行。交結屠狗。天復中起家節度押衙。王建開國。以爲扈蹕軍使。檢校司徒。守羽林大將軍。內皇城使。唐辰構難。謀害宿將。委在迎以腹心。黜者既行。多以後命誅。在迎妻徐氏。后兄女。爲營護之。獲免。衍荒於酒色。在迎與韓昭輩多預宴宮中。自昏達旦。王宗壽泣諫。衍在迎等給以酒悲。自是大臣結舌無敢言者。王宗壽鎮果州。以在迎爲都指揮使。知州事。渠江賊杜處齊招納亡命。據巴王城。在迎討平之。以功授果州團練使。魏王繼岌平蜀。補爲右職。知祥鎮成都。復令典兵。未幾出爲蜀州刺史。董璋遣使并韜於郡中。置邸回易。在迎給事。蓋仁達盜官麥。以逃。誣告在迎。因并韜密餽金於董璋。知祥命執仁達送於蜀州。在迎斬之。尋命在迎以州兵安撫後田。乃服藥下痢。以疾告。召歸。知祥親臨問焉。遂請致仕。從之。嘗謂人曰。我於前蜀有誅唐辰安社稷功。當合秉旄鉞。今逮事霸主。親觀虎變。求一鎮不得。命矣夫。明德末。卒於成都。年五十六。在迎辯而多詐。以財發跡。至於權門要地。悉啗以厚利。曰。未必盡仗之。但不欲其冷語爾。

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七第□頁

國家圖書館



002577411

